



王船山

十二種

4 曾 1
2 5 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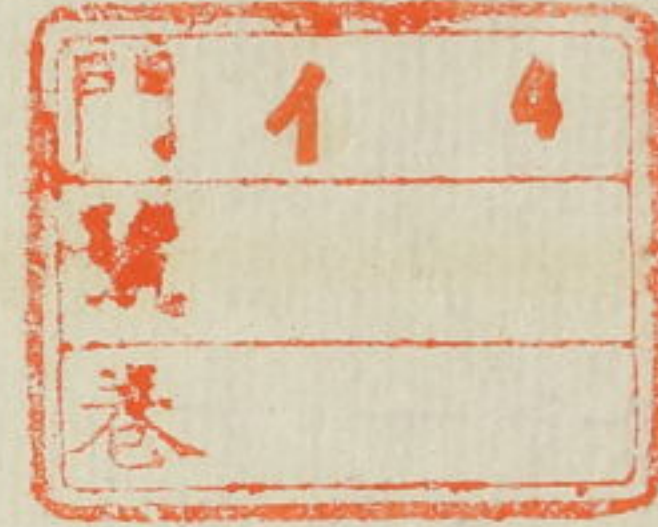


王 叟 種

船 論

山 十

經 二



六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總目

- 周易內傳 六卷
- 周易外傳 七卷
- 尚書引義 六卷
- 詩廣傳 五卷
- 春秋家範 三卷
- 讀四書大全說 十卷
- 春秋世論 五卷
-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 二卷
- 讀通鑑論 三十卷
- 宋論 十五卷
- 永麻實錄 一卷
- 黃書 一卷

明治四十四 三月十四日
陳培琛 氏寄贈

周易內傳目錄

卷一上

上經乾坤

卷一下

上經起屯訖否

卷二上

上經起同人訖觀

卷二下

上經起噬嗑訖離

卷三上

下經起咸訖解

卷三下

下經起損訖井

卷四上

下經起革訖旅

卷四下

下經起巽訖未濟

卷五上

繫辭上傳起第一章訖第七章

卷五下

繫辭上傳起第八章訖第十二章

卷六上

繫辭下傳

卷六下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卷末

發例

周易內傳卷一上

船山遺書



伏羲氏始畫卦未有易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猶益人之書也文王乃本伏羲之畫體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極
 物理人事之變以明得吉失凶之故而作易之道雖本於伏羲而實文王之德與聖學之所自著也易者互
 相推移以摩盪之謂周易之書乾坤並建以為首易之體也六十二卦錯綜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純
 乾純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並立則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為易之資屯蒙以下或錯而幽明易其位或綜而
 往復易其幾互相易於六位之中則天道之變化人事之通塞盡焉而人之所以騁酢萬事進退行藏實文刑賞
 之道即於是而在故同一道也夫則相易而得則相易而失神化不測之妙即在庸言庸行一剛一柔之中大
 哉易之為道天地不能違之以成化而況於人乎陰陽者定體也確然隤然為二物而不可易者也而陰陽合
 交相感以成天下之豐豐者存乎相易之大用以著求之而七八九六無心之動終合揆於兩儀之象數為萬物
 之始皆陰陽之撰夫人之情皆健順之幾天下無不可合之數無不可用之物無不可居之位特於其相易者各
 有極時之道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聖人所以顯陰陽之仁而詔民於憂患者存乎易而已矣故曰憂悔吝者存
 乎介介者錯綜相易之幾也此易之所以名而義繫焉矣後世緯書徇黃老養生之邪說謂有太初有太始有太
 易其妄滋盛易在乾坤既建之後動以相易若陰陽未有之先無象無體而何所易邪邵子畫前有易之說將無
 自彼而來乎經者七十子之徒以古聖所作者謂之經孔子所贊者謂之傳尊古之辭也分上下者以分簡策而
 均之說詳發例

乾乾上

乾乾下

乾元亨利貞 乾氣之舒也陰氣之結為形為魄恒凝而有質陽氣之行於形質之中外者為氣為神恒舒而畢通
 推盪乎陰而善其變化無大不屆無小不入其用和煦而靡不勝故又曰健也此卦六畫皆陽性情功效皆舒暢
 而純乎健其於道也過探三十有六四其九而函三之全體盡見諸發用無所倦吝故謂之乾周易並建乾坤為

周易內傳卷一上

太始以陰陽至足者統六十二卦之變通古今之遙兩間之大一物之體性一事之功能無有陰而無陽無有陽而無陰無有地而無天無有無地不應立一純陽無陰之卦而此以純陽為乾者蓋就陰陽合運之中舉其陽之盛大流行者言之也六十二卦有時而乾坤無時乾於大造為天之運於人物為性之神於萬事為知之徹於學問為克治之誠於吉凶治亂為經營之盛故與坤並建而乾自有其體用焉元亨利貞者乾固有之德而功即於此遂者也元首也取象於人首為六陽之會也天下之有其始未有也而從無肇有興起舒暢之氣為其初幾形未成化未著神志先舒以啟運而健莫不勝形化皆其所昭徹統羣有而無遺故又曰大也成性以後於人而為仁溫和之化則性之幾清剛之體萬善之始也以函育民物而功亦莫併其大矣亨古與烹亨通烹離之事氣徹而成熟薦享之禮情達而交合故以為通義焉乾以純陽至和至剛之德徹羣陰而斷合之無往不遂陰不能為之礙也利者功之遂事之益也乾純用其舒氣徧萬物而無所吝者無所不宜物皆於此取益焉物莫不益於所自始乾利之也貞正也天下惟不正則不能自守正斯固矣故又曰正而固也純陽之德變化萬有而無所偏私因物以成物因事以成事無詭隨亦無屈撓正而固矣乾本有此四德而功即於此效焉以其資萬物之始則物之性情皆受其條理而無不通惟元故亨而亨者大矣以其美利利天下而要與以分之所宜故其利者皆其正而惟其正萬物之性命正萬事之紀綱則抑以正而利也其在占者為善始而大通所利皆貞而貞無不利之象德福同原而不爽非小人所得與焉就德而言之為四就功而言之亨惟其元而貞斯利理無異也此卦即在人事亦莫非天德不可言利於正天道之純聖德之成自利而自正無不正而不利之防若夫人之所為利於正而不利於不正則不待筮而固然未有不正而可許之以利者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過操之象三十六以四為一則九也於象則一而函三奇之畫一全具其數三奇而成陽三三凡九陰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為六陽清虛浩大有形無形皆徹焉故極乎函三之全體而九陰聚而吝於用則雖重濁而中固虛以受陽之施故象數皆有所歎而儉於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後言象數初為位所自定上所以成卦也二三四五先言象數而後言位初畫已定六畫之規模聽數

之來增以成象也伏而不見之謂潛龍陽升而出陽降而蟄絕地而遊乘氣而變純陽之物也乾純陽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龍德始就乃隨一爻而皆言龍者六爻相得以成象雖在一爻全體已具亦可以見爻之未離乎象也易參三才而兩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為道无有故常不可為典要惟乾坤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為三才初在地之下龍之蟄乎地中者也故曰潛龍勿用焉才德具足於體而效諸事之謂用既已為潛則固不用矣無待止也占者因其時循其道當體潛為德而勿用焉才德具足於體而效諸事之謂用既已為龍才盛德成無不可用而用必待時以養其德其於學也則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其於教也則中道而立引而不發其於治也則恭默思道反身修德其於出處也則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且於事功也則遵養時晦行法俟命其於志行也則崇樸尚質質儉勿奢易冒天下之道惟占者因事而利用之則即占即學卦有小大若此類卦之大者皆可推而通之惟夫富貴利達私意私欲之所為初非潛龍其于求聞達不可謂之用非易所屑告者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象爻之有戒辭者放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者道行而昭示天下之謂田地上也人之所養也以重畫言之出乎地上以內貞外射言之得內卦之中德著於行有為之象也六畫之卦因三畫而重之分三才之位自畫者筮者相積之數而言也已成乎卦則又有二卦相承之象焉故大象以雲雷言屯之類就其既成之象而言也變動不居為道屢遷而非術士之以一例測者比也龍之德聖人也其位天子也初之潛學聖之功養晦之時三四之惕躍不履中位為聖修之序升聞受命之基君子所有事故正告以其爻之道二五居中皆為君位之定聖道之成非占者所敢當則告以龍之見而占者所利見也伊尹受湯之幣聘顏子承夫子之善誘其此象與而時有大人愚賤皆利戴以承其德施亦通焉若以利祿干進取者見小人而邀其榮寵濫占得此為災而已矣餘卦放此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乾而又乾健之篤也惕若憂其行之過健而有戒也厲危也凡言无咎者並宜若有咎而无之也三四皆人位而人依乎地以立功三尤為人事焉故於此言君子之道內卦已成乾道已定故曰終日九二德施已普而三尤健行不已必極其至故曰乾乾然陽剛已至安於外卦之下雖進而不敢

驟達於天惟恐不勝其任故曰夕惕若其象與上九同剛過而進不已危道也故屬厲則咎矣以惕若內省其乾
乾是以无咎君子希聖之功竭才求進其引天下為己任也无所疑貳然剛於有為者惟恐動而有咎方乾乾而
即惕若知聖域之難登天命之難受也君子之德如此其敏以慎而但言无咎德至聖人猶以無大過為難也凡
言无咎小大非一此則就君子寡過之深心而言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超出於下卦之上故曰躍居上卦之下仰承二陽而為退爻以陽處陰故又曰在淵或躍
也或在淵也疑而未決志健而慮深則其躍也不以躁進為咎其在淵也不以怯退為咎兩俱似咎而皆无咎也
未達一間而欲罷不能止不如進也欲從未繇進而止也上帝臨女勿貳爾心止不如進也俟時而後興進而止
也處此者君子憂患之府聖人慎動之幾惟純乾為道而介其時乃能勝之其矣免於咎之難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純乾之德積清剛而履天位天下莫測其所自在已亦非期必而至惟不舍其健行一
且自致故為飛之象焉豁然一貫而天德全天佑人助而王業成道行則揖讓而有天下道明則教思垂於萬世
占者弗敢當學者亦弗敢自信故為聖人作而天下利見之之象惟君子為能利見之則雖堯舜周孔之已矣樂
其道而願學焉亦利見也若小人羊面以遵路亦可為寡過之民

上九亢龍有悔 亢自高而抑物之謂行之未有失夫而終不憚於心之謂悔卦之六爻初三五三才之正位也二
四上重又非正位而上為天之遠於人者三爻皆陰非陽所利持二居地位利於上升故為多譽之爻且於貞卦
二象為得中四上不然上尤不切於人用龍德履天位而極矣上則无餘地矣積業至於二百一十六無餘數矣
天地陰陽之撰位與數皆無餘焉更健行不已將何往乎德極其剛行極其健非元一時極盛之觀而後且有悔
然不損其為龍德者自強不息盡其大正則悔所不恤聖人固不以知罪易其心也此文於理勢皆君子之所戒
惟學問之道不然憤樂而不知老之將至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以亢悔為憂故文言專言天道人事而不及聖
學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六爻皆九陽極而動也舊說以為羣得乾者六爻皆動則占此爻用者動而見於行事

之謂蓋法歸奇為不用之餘過操為所用之數六爻過操之策皆四其九歸奇之十三不成象數而不用其所用
以合天道占人事者皆九也故曰用九見者學易者明其理占易者知其道因而見天則以盡人能則吉六爻皆
具象數之全秉至剛之德各乘時以自強二五雖尊履中位而志同德齊相與為羣无貴賤之差等既為羣矣何
首何從之有无首者无所不用其極之謂也為潛為見為躍為飛為亢因其時而乘之耳規其大尤慎其小敦其
止尤敏其行一以貫之而非執一以強貫乎萬也博學而詳說乃以反約无適无莫而後比於義能見此者庶幾
於自強不息之天德而吉應之矣邪說流行皆有首而違天則者也如近世陸王之學竊釋氏立宗之旨單提一
義秘相授受終流為无忌憚之小人而凶隨之其何鑿已王弼附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說謂无首為藏項縮項
之術則是孤龍而喪其元也本義因之所不敢從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文王以全卦所具之德統天之變者謂之象言象曰者孔子釋彖辭之所言如
此也象曰義同物皆有本事實有始所謂元也易之言元者多矣惟純乾之為元以太和清剛之氣動而不息元
大不屆无小不察入乎地中出乎地上發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興起有為而見乎德則凡物之本事之
始皆此以倡先而起用故其大莫與倫也不水火金川融山結靈蠢動植皆天至健之氣以為資而肇始乃至人
所成能信義智勇禮樂刑政以成典物者皆純乾之德命人為性自然不睹不聞之中發為惻怛不容己之幾以
造羣動而見德亦豈非此元為之資在天謂之元在人謂之仁天無心不可謂之仁人繼天不可謂之元其實一
也故曰元即仁也天人之謂也乾之為用其大如此豈徒萬物之所資哉天之所以為天以運五氣以行四時以
育萬物者莫非乾以為之元也故曰乃統天乃者推其極而贊之之辭嘗推論之元在人而為仁然而人心之動
善惡之幾皆繇乎初念豈元之定為仁哉謂人之仁即元者謂乾之元也自然之動不雜乎物欲至剛也足以興
四端萬善而不傷於物者至和也此乃體乾以為初心者也夫人無忘於羞惡不辨於是非不勤於恭敬乃至殘
忍刻薄而喪其惻隱皆繇於情欲不振起之情因仍私利之便而與陰柔重濁之物欲相暱而安是以隨物意移
不能自彊而施彊於物故雖躁動煩勞無須臾之靜而心之偷惰聽役於小體以懷安者弱莫甚焉惟其違乎乾

之德是以一念初起即陷於非僻而成乎不仁惟以乾為元而不雜以陰柔行乎其所不容已惻然一動之心強行而不息與天通理則仁於此顯焉故曰元即仁者言乾之元也健行以始之謂也故惟乾之元為至大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天氣行於太虛之中細細流動者莫著於雲其施於地以被萬物者莫著於雨言其者則其輕微周密於視不見聽不聞之中無時不有無物不施者可知已品物物類不一而各成其章之謂流形理氣流行於形中也行焉施焉而無所阻流於品物成形之中而無不貫亨之至盛者矣自其資始而統天為神化流通之宰者則曰元自其一元之用充周洋溢與地通徹無間而於萬物無小不達者則謂之亨故可分而為二德抑可合言之曰大亨始而不可以施行其始不大亨非其始之所統必有不亨本義占者大亨之說本與文言四德之旨不相悖非乾之元非雲行雨施之亨又何以能大亨夫豈小人不仁無禮微一時之遭遇快意以逞之為大亨乎舍象傳以說象辭不信聖人而信鬻術者之陋說哉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通釋利貞之義大明天之明也六位六爻之位時成隨時而剛健之德皆成也六龍六爻之陽乘之者純乾之德合六為一如乘六馬共駕一車也御驅策而行之於軌道也以化言謂之天以德言謂之乾乾以純健不息之德御氣化而行乎四時百物各循其軌道則雖變化無方皆以乾道為大正而品物之性命各成其物則不相悖害而強弱相保求與相合以協於大和是乃貞之所以利利之無非貞也以聖人之德擬之自誠而明者察事物之所宜一幾甫動終始不爽自謙訖老隨時各當變而不失其正益萬物而物不知與天之並行並育成兩間之大用而無非大和之天鈞所運者同一利貞也蓋嘗即物理而察之草木蟲魚鳥獸以至於人靈頑動植之不一乃其為物也枝葉寄華柯幹根莖之微鱗介羽毛爪齒官竅骨脈筋髓府藏榮衛之細相函相輔相就相避相輸相受纖悉精勻玲瓏通徹以居其性發其命宣其氣藏其精導其利違其害成其能致其功極至於目不可得而辨手不可得而揣者經理精微各如其分而無不利者無不貞焉天之聰明於斯昭著人之聰明皆秉此以效法而終莫能及也各如其分則皆得其正其明者無非誠也故曰大明也自有生物以來訖於終古榮枯生死屈伸變化之無常而不爽其則有物也必有則也利於物者皆貞也方生之始形有樛壯小大用有強弱昏明之差而當其萌芽即萌其體於纖細之中有所充固而非有增益則終在始之中而明終以明始乃誠始而誠終故曰大明終始而六位時成也是惟純乾之德大和之氣洋溢洽洽即形器以保其微弱合其經緯故因時異位六龍各效其能以遵一定之軌而品物於斯利焉無不貞者無不利故曰時乘六龍而利貞乾之以其性情成其功效統天始物純一清剛善動而不息豈徒其氣為之哉理為之也合始終於一貫理不息於氣之中也法天者可知利用崇德之實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則言聖人體乾之功用也積純陽之德合一無間無私之至不息之誠則所性之幾發於不容已者於人之所當知者而先知之於人之所當覺者而先覺之通其志成其務以建元后父母之極乾之元亨也因而施之於天下知無不明處無不當教養勸戒保合於中節之和而天下皆蒙其利不失其正萬國之咸富乾之利貞也凡象傳於釋象之餘皆以人事終之大小險易各如其象之德學易者可法聖者可戒惟乾言聖人之上治堯舜而下莫敢當焉學易者不可躐等而失下學之素若益者得純乾之卦必所問之非義蓋人之不誠神不膺告而兼偶成象又或天下將有聖作物睹之徵而偶見其兆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所謂大象也孔子就伏羲所畫之卦因其象以體其德蓋為學易者示操善於陰陽而斟酌以求肯遠其所不足而效法其所優也數之積也畫已成而見為象則內貞外卦分為二象合為一象象於此立德於此著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卦之垂象於兩間者也而合同以化者各自為體皆可效法之以利用君子觀於天地之間而無非學所謂希天也故吳於泰而專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相襲者示義焉天行云者程子謂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天一而已但天之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有重復之象是也變乾言健健即乾也或先儒傳授聲相近而誤爾以用也學易者不一其道六十四卦各有所用之所謂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也理一也而修己治人進退行藏禮樂刑政蹈常履清各異其事各異其趨物各異其學易者斟酌所宜以善用其志氣則雖天地之大而用之也專雜卦之駁而取之也備此精義之學也違其所宜用則雖乾坤之大德且成乎大過況其餘乎因卦之宜而各專所擬議道之所以宏也純乾之卦內健而外復健純而不已象天之

行君子以此至剛不柔之道自克己私盡體天理發情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造聖德之純也強者之
強強人者也君子之強自強者也強人則競自強則純乾以剛克己坤以柔治人君子之配天地道一而用其志
氣者殊也修己治人道之大綱盡於乾坤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皆所謂小象釋周公之爻辭也取一爻之畫剛柔升降應違得失之象與爻下之辭
相擬見辭皆因象而立也其例有陰有陽有中不中有當位有不當位有不應有承有乘有進有退畫與
位合而乘乎其時取義不一所謂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易道之所以盡變化也初九處地位之下五陽積剛於
上立純陽之定體疑不可用者以道在潛伏不可以亟見故一陽興於地下物榮其根為反己退藏固本定基居
易俟命之道位使然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普與溥通周偏也陽出地上草木嘉穀皆載天之德以發生而利於物此造化德施之普也
大人藏密之功已至因而見諸行事即人情物理以行仁義象之故為天下所利見禮曰先王以人情為田順人
情以施德德乃周偏以時則舜之歷試以事則文王之康功田功以日用則賢直好義應以下人而邦家皆達皆
天德之下施者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三居下卦之上乾象已成反而自安其止而以剛居剛三為進爻健行不已行而復
行欲能不放故為終日乾乾夕復惕若之象不言夕惕者省文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為陰位為退爻而以剛處之或躍或在淵進退不決然體乾而近於五可以進矣不進本
无咎而進亦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至也大人積剛健之德至五而履乎天位天德以擬天命以受矣董仲舒曰天積
眾精以自剛積之既盛則有不期而自至者故曰飛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以位言之至上而已盈成功者退之候天體之運出地之極至百八十二度半強而復入
於地行已極而必傾不可久之象也以數言之過揲之策至三十六而止無可復加六爻皆極其盈惟有減損不

能增盈數之盈不可久也象數之自然天不能違況聖人乎然聖人知其不可久雖不悔而不息其剛健則於乾
德無損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無自體盡出其用以行四時生百物無體不用無用非其體下文皆若陽極乎九而用
之非天德其能如此哉天之德無大不為無小不察周流六虛肇造萬有皆其神化未嘗以一時一物為首而後
為從以朔旦冬至為首者人所據以起算也以春為首者草木之始見端而言也生殺互用而無端晦明相循
而無間普物無心運動而不息何首之有天天首人不可據一端以為之首見此而知其不可則自強不息終始
一貫故足以承天之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藝傳之所謂辭文王周公爻辭之所繫之辭也言者
推其立言之意引伸之而博言其義也乾坤為易之門詳釋其博通之旨然以此推之餘卦之義類可知矣元亨
利貞者乾之德天道也君子則為仁義禮信人道也理通而功用自殊通其理則人道合天矣善之長者物生而
後成性存焉則萬物之精英皆其初始純備之氣發於不容己也嘉之會者四時百物互相濟以成其美不害不
悖寒暑相為酬酢靈蠢相為事使無不通也義之和者生物各有其義而得其宜物情各和順於適然之數故利
也事謂生物之事事之幹者成終成始各正性命如枝葉附幹之不遷也此皆以天道言也體仁者天之始物以
清剛至和之氣無私而不容己入以此為生之理而不昧於心君子克己私擴充其側隱以體此生理於不容
己故為萬民之所託命而足以為之君長嘉會者君子節喜怒哀樂而得其和以與萬物之情相得而文以美備
合禮事皆中節無過不及也利物者君子去一己之私利審事之宜而裁制之以益於物故雖剛斷而非損物以
自益則義行而情自和也貞固者體天之正而持之固心有主而事無不成所謂信以成之也此以君子之達天
德者言也仁義禮信推行於萬事萬物無不大亨而利正然皆德之散見者中庸所謂小德也所以行此四德仁
無不體禮無不合義無不和信無不固則存乎自強不息之乾以擴私去利研精致密統於清剛大和之心理中

庸所謂大德也四德盡善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惟乾而後大亨至正以无不利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將之憂則遠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戴本卦之德文也者言其動也故一陽動於下而即曰龍德餘卦準此隱有二義以位言之則隱居之謂以德言
 之則靜所存而未見之動者也易為所移也世有盛衰所秉者正世易而道不易也事功著而名成靜修之事自
 信諸心而迹不顯人所無能名也不易乎世與世異趨避世也不成乎名人不知其潛行之實不見是也潛則固
 不行矣而言樂行憂違者立陽剛之質以為德基繇此而行乎二五則利見矣行乎三四則无咎矣二五者樂地
 也三四者憂地也違者遠於咎之謂其行其違皆以剛健之德為退藏之實故曰確乎其不可拔通一卦以贊一
 爻之德故雖潛而龍德已成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謂正位乎中也以貞卦言之二五為上下卦之中以三才之位言
 之二出地上五在天下天地之間大化之所流行亦中也乾無當位不當位天化无所不行凡位皆其位也中斯
 正矣故曰正中庸也者用也日用之言行也在田卑適之事因人情違物理以制言行出乎身加乎民必信必謹
 以通志而成務也剛健以閑邪執中以存誠閑邪則誠可存抑存誠於中而邪固不得干也程子以克己復禮為
 乾道此之謂也履中而在下故曰不伐以陽爻居陰位變民物濁柔之質反其天性故曰化凡此皆守約施博之
 道德成於己而達物之情君天下之德於此立焉及其升乎五位亦推此而行之爾是以為天下之所利見而高
 明廣大之至德不越乎中庸精微之實學亦於此見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龍德皆聖人之德此言君子者聖不自聖乾惕之辭也九二君德已成九三益加乾惕故曰進德九二數庸行九
 三益盡人事之當為以應變故曰修業三為進又以陽剛處之乃大有為以涉世變之象故德以應變而益進業
 以應變而益修乃其所以進修者一惟其固有之忠信以存心而即其言行之謹信以立誠惕若於退省之餘而
 不恃其健行之識力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而蠻貊之邦無不可行矣業統言行獨言修辭者君子之施政教於天
 下者辭也辭誠則無不誠矣誠者心之所信理之所允事之有實者也變修言居者所修之業非苟難之事皆其
 可居者也三居下卦之上乾必至此而成象故曰至此而乾道已成人事已盡故曰終知至而必至極天下之
 變而吾敬信皆有以孚之乃以盡精微而事豫立故曰可與幾乾乾之益也知終而終雖上達不已但自盡其德
 業不妄冀達天命之化以及疏其人能故曰可與存義夕惕之志也健行而一以惕若之心臨之應幾速而守
 義定聖功之密也如此則心恒有主而不驕不憂矣上位下卦之上也下位上卦之下也居上下之間危地也知
 幾存義一因其時而不舍其健行惕若之心以此履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自初至三皆象聖修之功九二君道已盡九三更加乾惕以應物盡變乾德成矣自四以上以學言之則不思不
 勉而入聖以時位言之德風道行將出以受天命之候也故四以上皆以功效言之四出下卦之上故曰上於上
 卦為下故曰下四陰位退爻也故曰退剛而已近乎五故曰進上而進或躍也下而退或在淵也疑而自試雖
 不遽進而无嫌於躍要其純健之體行志而非從欲則貞而不邪與上下合德而一於健不雜陰柔以與羣龍相
 異則得羣而不離進德謂德已進修業謂業已修前之進修固可及時而見功繇下學而上達非有速成之過行
 法而俟命非有微幸之情是以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明惟大人所以為天下之利見也同聲相應倡之者和也同氣
 相求感之者必動也惟其下溼故水流之惟其高燥故火就之誠為龍而雲必從誠為虎而風必從惟剛健中正
 之德已造其極故見乎四支發乎事業者民雖未喻其藏而無不共覩其光輝乾之首出庶物萬國咸甯者於斯

而顯矣陽剛之得位以中聖人之本也而六爻皆純無有異趣天下皆儀式聖人之德即百世之下猶將興起上
 下五陽拱於九五道一風同見之者利德之不孤而必有鄰如三辰之依氣以運而親上百昌之依形以發而親
 下類之相從理氣之必然者也若其驪向魁匠人之見聖如不見斯拂人之性而自不利耳豈理數之常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陽貴陰賤上文託處
 最高无位者五為天位之正上其餘氣而遠於人也陰為民下五爻皆陽敵體相競無民也 賢人謂四以下羣陽
 无輔者眾皆觀九五而從之不為上輔也動謂此文獨為老陽發用時非其時位非其位賢人非其人而仍以剛
 動有悔道矣其亢也初不恤悔有悔矣而龍德不屈伯夷所以思慮夏而悲歌孔子所以遇獲麟而反袂也
 潛龍勿用下也 位在下故以不用自養其德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如字 舍止也君德已成時未居尊故止於田以修其庸德然德化雖未行固宜為天下之所
 利見

終日乾乾行事也 以剛居剛而履人位事方任己不容不乾乾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或在淵出而試其可行與否進可受命而退不失己聖人之行雖決之以義而道必以適
 於事者為極至無嫌於姑試進退以自考所以異於功名之士勇於行隱避之士果於止也
 飛龍在天治也 位居尊上故治化行於天下而天下利見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位已至極无可復進雖尚志高卓而災及之難自外至非所宜得者曰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謂乾為諸卦之首眾陽齊興德無備盛君臣民庶道一風同之象也篇中五序爻之
 辭反覆以推卦德示易道之廣大悉備義味無窮使讀者即約以該博勿執典要以廢道於乾詳之而凡卦皆
 可類推矣然易之蘊文周之辭已括盡無餘此外而穿鑿象數以謂易惟人之意求而別揣吉凶則妄矣此上七
 節以時位言之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體雖地乾而動爻則為動於地中之象乃陽所感否之基也凡一爻之義皆以其動言之

準此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陽氣出於地上百昌向榮春光明媚之象因此見凡卦之中皆可與時序相應京房之徒強

配卦氣為妄而已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陽動於進爻乃四時日進不止之象言與時偕者天道不倚於四時而四時皆與天為體時

之所至天亦至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內卦乾道已成外卦陽剛復起革之象也天體常一而道有變化寒暑晦明運不息而氣異

其相承相易之際

一進一退如在淵而躍革以漸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道周流於六位惟五居中而應乎天位乃天之德教化所以行時生物之主宰運乎

上而雲行雨施皆自此而出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極至也窮也極其至則窮也氣數窮則天道亦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數止於九所謂十者仍一也故雖盡於九而河圖中宮十五數有餘補不足虛極於六盈

極於九天地之化止於此矣九者已極而無可增也惟乾純陽而發用之數見乎過據者皆九天陽之數無所不

用於此見天之所以為天大極無外小入無間生死榮枯寒暑晦明靈蠢動植燥溼堅脆一皆陽氣之充周普備

為至極而無能越之則焉故人之於道惟有不足無有有餘惟有不及無有太過盡心乃能知性止至善而後德

以明民以新故曰聖人人倫之至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無得乎中止之道也君子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盡性矣此

上七節以天化言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凡物與事皆有所自始而倚於形器之感以造端則有所帶而不可通惟乾之

元統萬化而資以始則物類雖繁人事雖蹟無非以清剛不息之動幾貫乎牽動則其始之者即所以行乎萬變

而通者也利者健行不容己之情即以達萬物之情貞者健行無所倚之性即以定萬物之性所以變化咸宜而

各正性命物之性情無非乾之性情也此以明元亨利貞皆乾固有之德故其象占如此元亨為始而亨非遺遇

周易內傳卷一上

大道之福利貞性情則非利於貞而以不貞為小人戒明矣舍孔子之言而求文王之旨將孔子其為鑿說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言四德之統於元也美利利之正也利天下無不通也不言所利無
所不利之辭異於坤之利在牝馬屯之利在遠家當其始倚於一端而不能統萬物始終之理則利出於偏私而
利於此者不利於彼雖有利焉而小矣乾之始萬物者各以其應得之正動靜生殺咸測隱初與達情通志之一
幾所函之條理隨物而益之使物各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非待既始之餘求通利而惟恐不正以有所擇
而後利此其所以為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言元之所以統四德惟其為乾之元也中正以二五言絲無疵類曰純米無糠
批曰粹謂皆陽剛一致而不雜陰之濁滯也陰凝滯而為形器五行已結之體百物已成之實皆造化之粗運其
大和清明之元氣推盡鼓舞無迹而運以神則其精者也乾之為德一以神用入乎萬有之中運行不息純粹者
皆以精是以作太始而美利咸亨物無不正在人為性在德為仁以一心而周萬理無所懈則無所滯君子體之
自強不息精精以啟道義之門無一念利欲之闕而天德王道於斯備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承上文而言乾之為德既大始而美利天下而六爻之動自潛而亢有所利有所悔或僅得元咎發揮不一者何
也自卦而言一於大正自爻而言居其時履其位動非全體而各有其情故旁通之要其隨變化而異用者皆以
陽剛純粹之德感變之必有而以時進其德業則乘龍御天初無定理惟不失其為龍而道皆得矣聖人用之
則雲行雨施而以易知知天下之至險險者無不可使平君子學之則務成乎剛健之德以下學以上達以出以
處以動以靜以言以行無日無事不可見之於行則六爻旁通雖應咎悔而龍德不爽惟自強之道萬行之統宗
而功能之所自集也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觀 隱而未見以位言行而未成以道言未成謂方在萬志
近思之時不即見之成能也弗用者君子自修之序自不急於見功文言勿用以君子之道戒占者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博則聚古今之理於心問審
則擇善而辨所宜從寬以容物而不自矜仁則推愛之理而順乎人情四者下學之事宜民之道故為在田之象
而學問至則百王之法惟所損益寬仁施則百姓之情皆可上達宜為天下所利見雖未履天位而君德備矣古
者世子入大學以親師考道天子卑服而親康功田功皆以養成君德也

九二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不在天不在田惟其位非中也時之危
也重剛行之乾乾也剛者非但勇於任事實則嚴以持心不恃其健行而知時之不中防其所行之過操心危則
行不危矣以位則建大猷以乘時而未就以學則望聖道一間之未達成湯之惟恐勝予顏子之欲罷不能皆此
爻之象盡人事之極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重剛下卦已剛而此復剛又三
四為人位重三為四而皆剛也不在人者三為人之正位四其餘位人道已盡而俟天之時也德之將熟命之將
受決於止則自畫而貳備心決於進則躡等而有慙德疑而自試必得其所安君子體道之深心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言扶先德應 九五履天位而剛健中正以應天行故其德之盛如此天地以主宰
言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之德以純粹之精而健行得中明不息序不紊刑賞不妄人而天矣先天謂天所未有
大人開物而成務弗違氣應物化而功就也後天天已垂象因而行之奉天時時至功興不爽其則也天且弗違
則人不可不見而見之者鬼神自應以吉當大人之世而弗見焉鬼神弗祐四裔之誅自取之矣違大人即以違
天也書曰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罔克繇聖大人不世作而聖言孔彰樂其道者見之非聖無法允為自棄勿
曰生不逢堯舜之世遂可隨末俗以遷流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浪息 進退以行言存亡得喪以遇言保其固有曰存本所無有曰亡得所未有曰得失其所有曰喪剛而不止居

高而不冝下亢也亢之為道率歸於不知而龍之亢非不知也秉剛正之德雖知而不失也惟若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而不磷不緇者不失乃能與於斯忠臣孝子一往自靖不恤死亡之極亦有聖人之一體雖有悔而固為龍德時乘之亦所以御亂世之天也此上十節申釋象文之辭言君子體易之道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喪朋安貞吉後息 階然委順之謂坤陰柔之象也此卦六爻皆陰柔靜之至故其德為坤凡卦有取象於物理人事者而乾坤獨以德立名盡天下之事物無有象此純陽純陰者也陰陽二氣細縕於宙合融結於萬彙不相離不相勝無有陽而無陰有陰而無陽無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故周易並建乾坤為諸卦之統宗不孤立也然陽有獨運之神陰有自立之體天入地中地函天化而抑各效其功能故伏羲氏於二儀交合以成能之中摘出其陽之成象者以為六畫之乾而文王因繫之辭謂道之元亨利貞者皆此純陽之撰也摘出其陰之成象者以為六畫之坤而文王因繫之辭謂道有元亨利貞者惟此純陰之撰也為各著其性情功效焉然陰陽非有偏至之時剛柔非有偏成之物故周易之序錯綜相比合二卦以著幽明屈伸之一致乾坤並立屯蒙交運合異於同而經緯備大小險易得失之幾互觀而益顯乾坤者錯以相應也屯蒙者綜以相報也此周易之大綱以盡陰陽之用者也餘卦做此坤之德元亨同於乾者陽之始命以成性陰之始性以成形時無先後為變化生成自無而有之初幾而通乎萬類會嘉美以無害悖其德均也陰所以滋物而利之者也然因此而滯於形質則攻取相役而或成乎慘害於是而有不正者焉故其利者北馬之貞不如乾之以神用而不息无不利而利者皆貞也凡言利者皆益物而合義之謂非小人也君子之有所往以陰柔為先則欲勝理物喪志而迷以陰柔為後得陽剛為主而從之則合義而利此因坤之利而申言之謂君子之所利於坤者亨主而後利也同類相比曰朋西南東北以中國地勢言之西南為梁州崇

山復嶺冰雪夏積陰所聚也東北莫營究清之域平衍而遙於海地氣之不足也得朋則積陰相怙後朋則解散私黨而順受陽施益陽九陰六有餘不足自然之數而地以外皆天地所不足天氣之以其本不足者康夫而不恃其盈以躁動則其貞也以從一而安為貞非以堅持不屈為貞此因坤之貞而申言之謂君子體坤之貞者惟安斯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陰非陽無以始而陽藉陰之材以生萬物形質成而性即麗焉相配而合方始而即方生坤之元所以與乾同也至者德極厚而盡其理之謂乃其所以成至哉之美者惟純乎柔順天所始而即生之無違也

坤厚載物德合元疆 厚謂重坤象地之厚无疆天之無窮也其始也生之既生矣載之天所始之萬物普載焉道則德與天合故與乾均為元而至者即大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惟其至順也故能虛以受天之施而所含者宏其發生萬物盡天氣之精英以備動植飛潛文章之富其光也大矣品物資之以昌榮而遂其生理無有不通坤之亨所以與乾合德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馬之行健本乾之象北東陰柔之性則與地為類地順承天則天氣施於地之中如牝馬雖陰而健行周乎四方此地之利貞以守一從陽為貞也

君子攸行先迷後順得常 六陰聚立有先迷之象然純而不雜虛靜以聽天之施則固先陽後已順事物而得唱和生成之常道君子體之以行能知先之為失道而後之為得主則順道而行无不利矣以性主情以小體從大體以臣順君以刑濟賞陰亦何不利之有哉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重坤積陰有西南地形崇複之象然順而又順趨以就下則又有東北迤海之象兩者皆地勢也在知擇而已君子之行不法其積陰怙黨之咎而法其委順之承天不自私同類之貞則終必受天之慶矣言自外來曰慶喪朋以從乾安貞之吉也君子所以應地道而德合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勢形之勢也地形高下相積而必漸遠於下所處卑而物膏託於其上皆大順之象也重坤者順德之厚也君子體坤之德順以受物合天下之智慧貴賤皆順其性而成之不以己之所能責人之不逮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物無不載也六十四卦之變動皆人生所必有之事抑人心所必有之幾特用之不得其宜則為惡故雖乾坤之大德而以剛健治物則物之性違柔順處己則己之道廢惟以乾自強以坤治人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餘卦之德皆以此為統宗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當純陰之下非偶然一陰發動之象也堅冰之至霜所必致履者人履之陰與必盛自然之數也故一生一殺不以損天地之仁一治一亂不以傷天地之義特當其時履其境不容不戒故為占者告之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剛致其道至堅冰也 上堅冰二字蓋衍文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義亦通凝聚也霜冰皆陰之凝聚而成在初為始爾堅冰之至初無異理即此陰之凝者然也其道凝而不釋之道履霜象辭所謂先迷則致則所謂得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 陰之為德端凝靜處而不要故為直真位不移而各得其宜故為方純乎陰則大矣直方其德也大其體也惟直方故能大其大者皆直方也秉性自然而於物皆利物無不載而行無疆矣九五乾之盛也六二坤之盛也位皆中而乾五得天之正位而不過坤二出於地上而陰不置故飛龍者大人合天之極致直方者君子行地之至善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元不利地道光也 動謂此爻發動而見功也有其德則施之咸宜配地道之乘時發生品物光輝普見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二柔順中正內德固而所以發生品物者備其美六三居其上成乎坤體所含者六二之章光故雖以陰居陽而不可失其正三為進文出而圖功之象履乎陽位故曰從王象所謂喪朋而承天時行也或者不必然而然之辭含章無必於從事之志乃因時而出行乎其所得不行雖有成功而不自居終與知終終之之終皆以內卦小成言之也事雖從王志在自盡其道內卦象德外卦象立三皆德之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惟所含者內有直方之美故以時發見而可貞德之已成時在可見故從王事自知其志行之光大而不失時要以自盡其含章之用而非急於見功也陰以進為美不倦於行所以配乾之元疆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藏之固也柔居陰位四為退文不求譽而避咎之道也四與初同道而初居地位之下伏陰自括四處重陰之中而為人位乃有意沈晦退而自守之象故不同於初之陰很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欲退藏以免於咎則無如避譽而不居危言則召禍說言則悖道括囊不發人莫得窺其際慎之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者地之正色既異黑白之黝素尤非青赤之炫著於五色為得其中衣在上而著見裳在下而又有帶佩以一之飾在中而與衣以文質相配者也六五居中以處上體而柔順安貞之德自六二而已成大順之積體天時行若裳以配衣深厚而美自見宜乎其吉矣凡言吉者與凶相對之辭自然而享其安之謂黃裳非以求吉而固吉故曰元凡言元吉者準此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其美也裳者在中之象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亢已極則陽必奮起龍陽物也于野卦外之象陰陽各有六位坤六陰畢見則六陽皆隱而固在此盛而已竭彼伏而方興戰而交傷所必然矣陽之戰陰道之將治也而欲奮起於涸陰之世則首發大難必罹於害陳項梁與秦俱亡徐壽輝張士誠與元俱殞民物之大難身任之則不得辭其傷易為龍惜而不惜陰之將衰聖人之情見矣坤卦純陰其道均也而中四爻皆君子之辭惟初上以世運之陰幽爭亂言之蓋乾坤者本太極固有之實各有其德而不可相無體道以學易者法其所可用而不能極其數二五得中而不過三四人位乃君子調變之大用所自施故以其德言之美者極其盛而次亦可以穿過初則沈處地下上則高翔天際而無所施其調變故以氣運言之而為潛為亢為疑為戰乃陽雖無功而過淺君子猶可因時以守約聖人固且逢悔而不憂陰則初慘而不舒上淫而不忌是以冰之堅元黃之血成乎世運之傷此坤之初上所以獨

危也然卦體純而不雜則抑天數自然之致非人事之有德故堅冰龍戰皆屬乎氣運而示占者知命以謹微非他卦凌雜致咎人事所致之孽也是以坤之初上皆不言凶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陰皆見於象窮極而無餘陽必起而乘之

用六利永貞 六者數之不足者也惟安於不足則實雖凝滯而虛中以聽陽之施以順為正陰之貞也十八變而皆得六處於至不足之數不如七之與八求益以與陽爭多寡喪朋而安貞始終如一以資萬物之生故無不利而永得其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始之陰終之乃成生物之利永貞以順陽而資生萬物實無不成性無不麗則與乾之元合其大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至謂六爻皆陰柔靜之極也柔者無銳往之氣委順而聽陽之施也乃其為體有形有質則其與陽俱動也異於陽之舒緩而堅勁以果於所為生殺乘權剛亦至焉陰體凝定非陽感不動靜也而惟其至靜高下柔剛各有一定之宜而不遷改隨陽所施各宜其成形以為靈蠢動植終古不忒是其德之方也柔靜者此道也動而剛雖此而固馬方者此馬之貞也按此統剛柔動靜以言陰繫傳亦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動靜剛柔初非陰陽判然各據一端而不相留之滯理審矣天地水火男女血氣可分陰陽而不可執道之自然者類如此泥於象迹名言者將使天地相為冰炭官骸相為讎敵溝壑而界分之亦惡足以知道哉

後得主而有常 不唱而和以聽陽施則不失柔順之常理也卦無陽爻而言得主者陰陽有隱見而無有無陰見而陽固隱於所未見至柔至靜則不拒陽而陽隱為之主

含萬物而化光 此釋象傳含宏光大之義見其得主而利也地雖塊然靜處而萬物之形質文章皆其所毓發感陽以化則天下之美利備焉化光則亨利同乎天矣太極第三圖土居中宮全具太極之體全水火皆依以生始此意與而術家言天一生水至五而始生土其未察於天化物理明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動而剛方天動之也得主得天也化光者天化也惟其至順故承天而不滯於行是以元亨而安貞得吉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一陰初動未必即為凶慘故卦之初筮得六者三十二亨利而吉者九无咎者

六陰雖起而即有陽以節宣之則喪朋而慶矣坤體純陰自一陰而上順其情而馴致之遂積而不可撓亂臣賊子始於一念之伏欲動利與不早自知其非得朋而迷惡日以滋至於龍戰雖其始念不正抑以積而深也辯之斯悔其非道之常而安其貞矣順如順過遂非之順即所謂馴至也不道之念一萌不能降心抑志矯反於正為君父者又不逆而折之惟其欲而弗違順陰之志無所不至所必然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存之於體者曰正制之於事者曰義內以持己言外以應物言主敬則心不妄動而自無曲撓行義則守正不違而事各有制天下皆敬而服之德不孤而行之無疑矣所以不習而無不利也六二居中得正敬德也順而不違於天則義行也故為坤道之盛而君子立德之本也坤中四爻皆以君子修德業者言之坤無尊位異於乾之四爻以上為乘時履位之象易之道不可為典要類如此其以君臣隱見定爻位者失之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地道也地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含六二之美於中而為進爻以應外卦於上故雖坤道小成而不自居其成積學以待問補以盡忠敬戒而無違純乎順也代有終者天之所生皆地效其材以終天之化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純陰之世陽隱而不見天閉而不出地閉而不納於時為堅冰於世為夷狄女主官寺能隱者斯賢也雖有嘉言善行不當表見以取譽姚樞許衡以道學鳴如李梅冬實亦可醜矣六四柔得位而不敢履中故能謹之德歸之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黃中之美與二合德敬業誠於中形

於外無異致也故曰通理端己以居位而感德表見以充實其安貞之體則美既在中而威儀之赫喧文章之有斐美無以尚矣坤無君道以二為內美五為外著君子闡然日章之德也若此類惟君子占此為吉無其德而占遇之如春秋傳南蒯所筮神所告筮策之偶然爾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如蒯比者卦之吉於己為凶不可謂象之不足以盡吉凶之理而別求之術家之象數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子陰陽各六十二位而嚮背分陽動而見陰靜而隱其恒也六陰發動乘權而行陽之道陰嚮而陽背疑於陰之且代陽而興矣六陽秉剛健之性豈其終隱陰盛極而衰陽且出而有功必戰者理勢之自然矣陽欲出而陰怙其勢非能不戰而靜退者也乃言陰戰則陰為主而不見陽之方興故卦無龍體者見而稱龍以歸功於陽春秋以尊及卑以內及外王師敗績於茅戎不言敗之者此義也未離其類者陽雖傷而所傷者陽中之陰也剛健之氣不能折也故秦漢隋唐之際死者陳勝楊元感而已皆龍之血也陽以氣為用陰以血為體傷在血陰終不能傷陽而陰衄矣雜謂交傷元者清氣虛塚之色黃者濁氣縕結之色

周易內傳卷一上終

周易內傳卷一下

屯 震下

屯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艸芽穿土初出之名陽氣動物發生而未遂之象也此卦初九一陽生於

三陰之下為震動之主三陰亦坤體也九五出於其上有出地之勢上六一陰復冒其上而不得遂故為屯冬春之交氣動地中而生達地上於時復有風雨凝寒未盡之雪霜過之而不得暢天地始交理數之自然者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此卦震首得陽施為物資始陽氣震動於物可通九五剛健中正雖陷陰中而不自失足以利物而自得其正故乾之四德皆能有之此天地之始化得天最夙者也然雖具此四德而於時方為屯難初陽潛於地下五陽陷於陰中陽為陰覆道不得伸則與乾初勿用之時義同而無同聲同氣之輔雖在天位而不足以飛是以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者九五居尊陽剛得位而道孤逢難必資初九之陽鼓舞迷留之羣陰乃可在險而不憂此為大有為者王業初開艱難未就必建親賢英毅者遙為羽翼以動民心而歸己然後可出險而有功故其合宜而利物者在建初九以為輔也陽君也而在下又震為長子皆元侯之象凡此類取義甚大非小事所可用然以義推之則凡事在艱難資剛克之才以濟己於險亦可通占而困勉之學宜資師友以輔仁亦此理也易之義類旁通玩象占者所宜推廣然必依立辭之理非術士附會象辭之迹以射覆可云易者意也而以飾其妖妄也

爻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始交謂繼乾坤而為陰陽相雜之始也周易並建乾坤以為首立天地陰陽之全體也

全體立則大用行六十二卦備天道人事陰陽變化之大用物之始生天道人事變化之始也陰以為質陽以為神質立而神發焉陽氣先動以交乎固有之陰物乃以生屯之為卦陽一交而處乎下以震動乎陰之藏再交而函乎中以主陰而施其潤其在艸木則陽方興而欲出之象故屯繼乾坤而為陰陽之始交以象言之則雷動雲興為天地蒸變將施澤於物而未行之象坤立而陽交宜以復為始而始屯者天包地外而入地中天道不息之自然陰雖繫感陽氣自不絕於地上有動則必有應地中之陽與於下地上之陽即感而為主於中屯以成焉若

孤陽起於羣陰之下而為復者人事之變爾乾坤初立天道方興非陰極陽生之謂是故不以復為始交而以屯也難生謂九五陷於二陰之中為上六所覆蔽有相爭不甯之道焉陽之交陰本以和陰而普成其用然陰實礙滯而吝於施陽入其中欲散其滯以流形於品物情且疑沮而志相信任則難之生不能免也故六二疑冠九五屯膏上六泣血皆難也戡亂以定治而民未遽服正性以治情而心猶交戰皆物始出土餘寒相困之象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震動於下坎險於上方險而動陽剛不為難阻體天之健行以出而有功所以具四德而首出咸通得性命之正震雷發乎地中坎雨行乎天位鼓動積陰而為之連雖一陰覆上不為衰槁得其正則於物无不利也此釋无亨利貞之義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盛此以人事釋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之義天造猶言天運謂天欲開治之時也草創也昧蒙昧也甯謂安意坦然行也一陽起於陰中王業草創之象九五雖居尊位而在羣陰之中萬物未覩昧於所從於斯時也所恃者初九動而有為宜建之為侯以感人心而濟險未得快意決往遽求定以自為功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當屯之世陰陽初交雨未即降所謂屯其膏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緒而合之雷以開導晦蒙分陰陽之紀雲以翕合陰陽聯離異之情經綸運於一心不恤艱難以濟險阻君子用屯道之不甯者以撥亂反治若時際平康可以端拱而治則坦然與天下利見無事圖難行險自屯以屯天下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大石桓郵亭表木午貫交植若今之華表皆不動者初九一陽處三陰之下堅立不可動搖潛而未行故有此象所謂勿用攸往也居貞之利志之定也利建侯九五宜建之以為侯也建侯得正則君民交受利矣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而安處於下未足以行其正也然為震之主當屯難之世欲震動羣陰與之交感以濟九五於險則志在行正而非坐視時艱不思有為若其伏處陰下則欲得三陰之心而與俱動耳陽貴陰賤陽君陰民守侯度以率民事主所以宜建之為侯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遯回不進車駕四馬曰乘屯陽御四陰以動而涉險故三言乘馬班如而往也春秋傳有班馬之聲女子許嫁而字初陽震動欲出而二以陰居其上止之不進與初異志如乘馬不相隨而分歧路蓋疑初九之為寇已也夫陽欲交陰以成生物之功豈其相寇哉欲相與為婚媾爾而二倚其得中不與之交如女子年已及期義當有字而亢志不字至於九五陽已居尊而下與相應乃不得已順以從之如馮衍幅巾而降光武時已過矣所以極為貞者得位居中非為邪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所以為難生者二揜初上揜五使不得升也陰陽交以成生收之功常也女子之貞非以不字為貞乘剛不相下陰志之變也上應九五乃反乎常故雖晚而猶不失其正十年數之極也天道十年而一改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君獵虞人翼獸以待射无虞鹿不可必得也林中車絙馬阻之地舍止也六三當震體之成而為進又上六窮陰不相應坎險在前往无所獲而有所礙故有此象三柔而无銳往之象類知幾而能止者故可勉以君子之道然體震而躁進不保其能舍則有往吝之憂窮於己之謂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求進而不知險惟貪於從禽而躁動不已自非君子能無吝以致窮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與初應而又上承九五不專有所適故有班如之象然班得位而為退爻始雖疑而終必決往與初為正應求婚媾初來求也柔而得正初所宜求求而必往四之順德陽動而有功必得陰之順受而後生化以成於己為吉於物為无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有可求之美初有待往之情明於其當然終解班如之感君臣朋友之際審於所從則无不利而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膏澤也水之潤物者也貞正物之謂九五雖有陽剛中正之德而為上六所掩陷於險中無能利於所往蓋雷動雲興時雨不能降之象於斯時也委屏輔之任於初九而因其可為者小試正物之功則滿盈之經綸徐收後效而吉矣如一旦求大正於物陰險爭衡而不解必至於凶故雖仁義之美名不可一旦而襲取如春初茁芽始出於地遽爾拔風必為疾風寒雨所摧初九微陽不能入險而相援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為陰所蔽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漣與 陽方興而已履中位上六獨懷異志以相難初既得民五膏盈滿豈能終遏之哉時過勢傾惟自悲泣而已隕淚無聲曰泣血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陰留於陽生之後勢不能久故消沮而悲泣能建侯而得民可不以之為憂矣

䷃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吉舊音古毒 及如字亦通 蒙者艸叢生之謂晦黯而未有辨也

陰陽之交也始自屯乃一回旋之際陰得陽滋而盛陽為之隱初陽進而居二五陽往而居上皆失其位陽雜陰中而無紀五為卦主而柔暗下比於二陰故為蒙但以柔得中而下應乎二陰雖盛而上能止之以不終於昧下聽二之正已故有亨通之道焉匪我求童蒙以下皆言處蒙之道而歸功於二也二剛而得中治蒙之任屬焉故內之而稱我童蒙謂五也謂之童蒙者鳥獸之生得慧最風及長漸而流於頑戾惟人之方童蒙昧無識理未曙而欲亦有所閉止而不知縱六五之陰暗而上有陽以止之其象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屯動乎險中以濟險治道之始也剛得上位君道立而可以定難也蒙險而止之以閉邪而抑其非僻教道之豫也剛在下而得中道不可行而可明君道誦而道在師也禮有來學無往教五虛中而二以剛應之五求二二不求五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二之所以得師道者五求而應初筮之告也剛中而不枉道瀆則不告也當告則告不可告則不告中道而立使自得之養蒙之正術能利益於蒙利且貞是以亨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以二體之象釋卦名之義山在上既不易登而下有險愈茫昧不知所適然遇險而止不涉傾危安於未有知而妄行則未為善而亦未習於不善童蒙待啟之象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蒙之所以亨者以方在蒙昧而能求陽以通其蔽資中道以止愚妄及欲覺未覺憤排之時求亨通而不自錮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六五之志與二相應自然來學不待往教所以得亨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君子誨人不倦而師道必嚴剛中裁物所以善誘彼志在躍等不能以三隅反而復以一隅問者乃全求諸人而不求諸己愈瀆則愈蒙其蔽也愈多聞侈奇象見異說而遷必將見金夫不有躬盡棄其學而陷於左道故君子雖有不忍人蒙昧之心必不告以瀆之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所以能利貞者惟以善養之而正也筮而告無所隱瀆而不告不使瀆所以養蒙而正之也中以養不中才以養不才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引而不發能者從之作聖之功中道之教存乎養之而已此贊九二教道之至益蒙未有亨道在教者之剛嚴而善養乃得利貞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折反 泉者水始出之細流故於山下之水不言水而言泉泉方出山而放乎四海無所止息果矣曲折繁回養其勢以合小為大育也君子之行成乎勇決而德資於困養勇決則危行而不恤利害而養則成章而上達天德實武之愚不可及顏子之如愚足發皆此道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 發猶始也陰陽之交在屯陽生於下方震動以出至蒙而陰復起於下以陷陽蒙之所自發而不易收也九二雖有剛中之德而為初之所桎梏必奮然決斷絕私暱而施之以威乃可說桎梏而往正乎五然陰性柔初位賤承二而易相狎暱未見其能決於正法也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為蒙蔽造端之孽欲正蒙者非施法不可官官官妾卑賤而善導人主於迷正人君子所必治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亦養之意教道之善取蒙者之剛柔明暗悉體而藏之於心調其過輔其不及

以善養之師道立善人多是以吉也納婦以下別為一義取象之博也凡象又有二義者故此蒙陽養陰而正之故二三皆有取婦之象婦人之性柔而暗其柔也告之其暗也勿瀆之剛而得中以此納婦家之吉也五為婦上其子也擇着之法下文立而後生上文故上有為五子之象焉教子者先教婦婦慈而無溺愛則子且才故上九剛健能終九二之德包蒙之吉以之正家家教修而世澤長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父剛母柔教養道合故得上九克家之子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也 蒙陰陽雜處而未知所擇惟懷貞者能從容以慎所從六三陰不當位為躁進之文溺陽而陷之故於小利而忘其正配女子不貞之尤者也勿用取謂上九雖與為應當決棄勿與瀆也夫人苟識之未充辨之未審而躁於求益則見異而遷驚為奇遇忘身以徇之曹伯悅公孫彊之霸說而亡國包顯道信陸子靜之禪學而髡首其志操之邪陋與鸞色之女同其賤養蒙者無可施其教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不順上九之正應而貪二之近與相溺女德如此勿用取之以遠害順本義作慎亦可通

六四困蒙吝 四為退爻而以柔處之非不欲求人之我告而初六固不能養己者困於無聞而不足以行不見正人不聞正言君子之所閉也然此文獨得位雖困而未自失故吝而不凶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實則有道於己而可以教人卦惟此文與陽隔遠生無道之世日與柔暗之流俗相親雖有承教之心而無可觀感故象傳深致數焉

六五童蒙吉 虛中待教得童蒙之正其吉宜矣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下順乎二而聽其包上巽入乎上而受其止有忠信之資而能好學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越境攻人曰寇非寇盜之謂寇盜則不待言不利易豈為盜占利不利哉上九一陽在上遏止二陰擊之象也九二師道雖嚴而位柔得中上九居高剛以臨下故為擊蒙然童蒙德本巽順雖知有本達而心無邪僻但憂外至之惡相誘相侵須為防護若苛責太甚若以難堪則反損其幼志養蒙之道止其非

幾勿使狎於不順而已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二與合德五又巽以承教則與得外侮可矣勿重傷之也因此而知卦外有陰陽有陰陽斯有同異有同異斯有攻取寇蒙者卦外陰陽之變 上九之外有寇焉而上禦之以綜言之泣血之屯言之未羊面之小人皆寇也特隱而未見耳合十二位之陰陽以盡卦外之占乃不窮於義類學易者所當知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緩而有待也乾之三陽欲進而為六四之陰所阻九五陽剛履乎中位而陷於二陰之中與三陽相隔三陽待五之引己以升九五待三陽之類至交相待而未前故為健行而遇險之象不能無所需遲而固可以需者也孚者同心相信之實也陰與陽合配曰應陰陽之自類相合曰孚凡言孚者放此舊說謂應為孚非是九五與三陽合德雖居險中而誠以待秉志光明而情固亨通終不失正吉道也此以贊九五之德利涉大川為下三陽言也雖為四所阻不能不有需遲而性本健行不畏險而自卻且有九五以為主非陰所能終阻涉焉斯合義而利矣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 其義不困窮矣 險在前不容有所待而後濟 天下之陷於險者皆緣銳志前行而不慮險之在後 於困窮訟之所以終凶也險在前知之已明而健 躊躇滿志以有為慮已熟而無可畏也見義必為 憂其困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九五位乎天位足為羣陽之主而得位秉正不以在二陰之中而生疑沮則信著光明亨通可俟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健以濟險雖需遲而不陷往斯利矣九三以近險而進致寇至然則往且犯難而象云有功有全體乾而有恒則利九三獨動而不需羣起立功抑必有獨撰其難者則先動者當之凡象爻異占者大率類此所謂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也

周易內傳卷一下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對 水不可加於天上故變言雲雲者水氣之清微者也上升也地以上皆天升高則上於天矣雲升而未降為雨故為需需者事之賊也君子敏則有功無所用需惟其於飲食宴樂也以飲食宴樂矣而猶需之故酒清者乾終日百拜而後舉逸之醴後天下以樂而後鐘鼓田獵民皆欣欣以相告則享天下之奉而無從欲敗度之愆此則所宜需者也外此雖沈幾觀變極其審慎而當所必為坐以待旦何需之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與人事不相涉需而於此則緩不及事一旦時至勢迫則必有咎矣但以陽剛立乾健之基二三兩陽皆繇此而生不改其度有可恒之道焉以斯為利用則善度有素而可无咎蓋人事之險固非可輕犯然必卓然自守而識之於心若悠悠忽忽以為事不及己而相與忘是自絕於天下矣外緩而心不忘斯以異於庸人之偷惰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乃 遠於坎險不犯難矣然畏難而不敢犯者往往惹怯震掉而自喪其神守健以自持積剛而不變則不失其常度而可以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汀渚平衍之地欲涉者需于此得其地矣九二去坎險在近遠之間而得中吉道也其於九五以陽遇陽相敵而不相應則始且疑而小有言然已得中而五以同德相孚志在引二而與偕進小言不足以閉之必以吉終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行餘也需于沙而得中可進可退自有餘地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近於水而且陷矣九三重剛躁進需之急而不顧所處之不安將有非意之傷至則惟所處之非地有以致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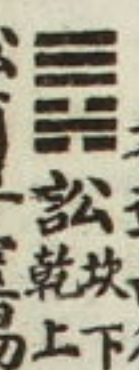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陽需進己獨居前近於險而將陷自恃健行不知災之在外宜其敗矣然志在需而非以犯難上六雖處而與為正應則敬慎持之可以不敗蓋需而在下則息緩已甚三為前進之爻無遲滯之過但能敬慎不失亦免於災雖為戒占者之辭而爻中本有其德非占外之通戒凡敬敗皆需

敬慎宜待需三為然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非需進者而言需于謂三陽於此而需也三陽需進九五居中以待其升而四以陰介其間使不能速合陽必見攻而陰受其傷故為血然柔而當位上承九五而為退爻志在出穴下接乎陽而非相亢拒其事若其情貞在險而能出谷遷喬者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於陽而聽其徐來與五相合故出險而不迷此并出自穴釋之而專擊上句象傳立文之簡也後放此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內三爻言需于者於其地而待人也此言需于者所以待己者也易之辭簡而義別類如此五與三陽道合居中得位以待其至雖在險中篤其情禮期相燕好不迫不忘君道之正也故吉此言酒食文與大象同而義自別大象觀全卦之象示學易者之大用爻乃象辭旁通之情示占者時位之宜大象言飲食發忘食後樂之旨此言酒食明燕好待賢之義文偶同爾讀易者不可以大象強合於爻辭類如此 象曰酒食自吉以中正也 爵祿燕好人君馭賞之權也位正道中以待賢者之至得其正而吉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於大祭之日醴以酒因而命之故言酒食而祿位在其中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居坎險之極不能出就乎陽入于穴矣然下應九三不忘敬順故獲終吉三人三陽也九三進則初與二彙升矣不速謂有需而不遽進其行遽也此卦兩言終吉需之為道無速效故必久而後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當位本義云未詳竊謂不當需之主位也四出穴以需五居中以需上六入于穴與三陽不相齟齬故卦本以陽為主而於此言客無與延之為主也特以順應九三故未失柔道而得終吉



訟訟上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周易內傳卷一下

有往而就消之勢已成乎否將成乎九二不恤險陷退而下行為主於內以止陽於將消其為功於乾大矣乾乃決志健往不與之相應則二懷不平之怨而與五相訟如衛元咺之於衛侯鄭者始於相援而終以相亢物情之險所以難平也有孚者二之與五合志以實心事之也窒者為六三所間乾陽亢往無繇自達也其始也惟恐陽之往而且消自處憂危之中以求陽而安之惕中之吉也至於五不我應激而成訟則忠信之反為悍逆以下訟上終於凶矣利見大人者五本中正不以二之忤而終絕之見之則疑忌消而志道仍合所以利也不利涉大川者健於前行不恤險之在後未可坦行也訟之凶二任之涉川之不利則上九之亢而不知退也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向訟 以上之剛激下之險下已險而上終怙其健訟之所以成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卦繇下生先筮得者為內為來卦己小成而再至者為外為往凡言往來自卦變言之此據遯而言也陽本連類以往九二降而處內故謂之來陽欲去而九二甯陷不往屈己入險有孚窒窒而不恤憂危吉道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始於惕終於險至於訟則雖直而辱己犯上陷於小人之道故凶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九五剛健中正所尚者大人無私有容之道見之則疑忌自消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險在下曰淵陽亢而不慮險斯陷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與己違則訟人欲與道違則自訟事後追悔心志亂而愈乖惟於作事之始兩端交戰於心必辨其貞勝之理毫釐不以自恕如訟者之相訐而後得失審以定於畫一善惡分明如天高水流不相膠滷君子之用訟自訟於始終不訟人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所事訟事也永引之使長也初六與坎為體二訟則己不能不與其事而以柔居事外國無爭心雖小有言恒欲退息與四相應歸於和好故終得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不可長故不永而終吉凡訟者之始皆有所挾之理未太遠於正相持而不解則客氣勝而枝詞出相引無窮終於兩敗故聽訟者且貴片言之折況訟者乎自不欲永則風

波之辭終歸昭雪所謂止謗莫如無辯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戶无首 不克不勝也歸而逋退處於二陰之間以自匿也邑人謂初與三三三戶盡其邑之人也災自外至曰首九二被德為怨以訟其上固無勝理賴九五中正曲諒其有孚之實原情而起其悍聽其誣服不加刑使得保其封邑而罪不及於初三皆得无首者幸也蓋訟而不勝枝蔓傍生且有意外之禍非遇中正如九五者將有如衛侯鄭之於元咺焉延公子瑕況其陪隸乎

曰不克訟歸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猶拾也下之事上即有勞不見諒而亦安於其義挾以犯上自取逋竄於人其何傷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古者仕者世祿凡士之有田祿者皆先世之德澤食舊德謂保其封邑也

六三柔而上進不從九二以訟而上從於乾災實不及善於自保者也以與二為坎體必為二所不滿則守正而亦危矣然二既逋竄五終正位是以終吉但慮嫌疑之際內為二所掇外遇上九之亢或思出而從王國不能有所可自安而不可圖功之象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上謂乾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不克事不成也九四以剛居柔而為違文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應初六而與二無甚心故不欲成訟而承宣五之德命已諭二使復安命雖處變而自得安貞之吉矣凡訟之事皆有居間為之起滅二訟上而三四居其間三既柔而從上四又不欲訟而代五宣其德命則不用刑罰而訟者自誦服以免於責故人即欲訟不與訟魁謀而有安靜正直之君子居中鎮定之則訟不長而訟者雖剛險亦受其和平之福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訟之不克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 剛健中正初无失德雖為下所訟無能為損吉所固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也 中正者大人之德吉自歸之見之則利若與為訟必通竄矣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車飾帶服飾車服所以行賞或者微幸偶得之辭二之訟上本以乾上行而不與

己應為猜恨九五中正不與相競四居其間承上意而以下告惟上九健往之首與二隔絕而驕亢不屈激成訟者也其事若出於衛主故或微榮賞而論定以後二既屈服其傷中之乎且見諒於五必惡上之釀禍而亟禱之龜錯也而見誅沉傳游藝之一歲九遷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激禍以居功君子之賤惡之久矣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卦惟一陽統羣陰而為之主居中而在下大將受命專征之象陰盛而聚殺之事也故為師貞謂六五柔靜得中而不競惟九伐之法道在正入之不正則命將專征非過剛而驕武也丈人謂二剛中之德為壯猷之元老以之臨戎戰則必勝故吉也王者順天致討得征之正又命將得人而免乎凶危然後无咎不然師之與咎之府也五雖順正與二為應然柔勝嫌於不斷或委任不專則驕武之小人且乘之以微功而債事故象辭雖為吉占而有戒意蓋兵者不得已之用不但傷生費財且小人乘之以立功而攬權負而不吉既以病國戮民吉而不貞又為貪功啟禍免此二者而後師為可興聖人貴生惡殺固本靖民之情於斯見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人衆則聚散會殘者雜處不一且兵強易驕以逞惟柔靜居中順理而無競者能用衆而不競於正斯三王之所以王也此明師必貞而後可无咎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九二剛中有致勝之材而五與相應寵任既專二致身以行險而承上大順之理以伐罪弔民則或不戰而敵服或一戰而定矣此明必丈人之吉而後可无咎也

道備民所樂從雖毒民而又何咎乎 總承上文而言以正興師則民服其義將得其人則民無敗死之憂二者之道備民所樂從雖毒民而又何咎乎非是而毒民其咎大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之水不見於外而自安於所潤君子用此道以撫衆民以靜奮動士藏於囊裏藏於故實藏於市智惠頑廉兼容并包養之以不擾以之行師有聞無聲取衆如寡亦此道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之有束伍節制相為應而不相奪倫猶樂之有律也否不然臧善也師一出而即當以律乃可勝而不可敗初六柔險而處散地反以律為不善而恣其野掠其敗必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律為不臧則必失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以一陽而統羣陰處於險中將在軍之象也剛而得中得制勝之道故吉必其吉而後可无咎用兵非君子事君之正道雖吉免咎而已且其所以獨任為主專制師中者以六五柔順虛中而與相應故王三錫命乃克有功則其勝也皆天子之威靈而非可自居以為功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五居天位而司天命天討之權九二惟承錫命之寵故吉而无咎且王之寵錫之者豈以私九二而假之權哉懷萬邦故代天而命德討罪二不得邀寵而侵權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或者未定之辭微幸而勝者有矣師敗將殪輿尸以歸亦其恒也視敵何如耳六三以柔居剛又為進又才弱志強行險妄動故其象占如此命將者其可輕任之乎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大謂陽也九二剛中足以制勝而三乘其上不用命而輕進三敗則二功亦墮若先穀之於首林父王化貞之於熊廷弼是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兵法前左高後右下六四憑依坎險故為左以柔居柔而為退又次之象也凡師雖次止不進前左之軍必進為游奕在次則右後皆止善師者不陳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進退可據之謂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田獵也禽獲也執言執辭聲罪以致討也六五柔順得中無貪憤之心因彼有可伐之罪執辭以討其興師正矣然王者之師雖以柔勝而用將必須剛斷五與羣陰雜處雖下應九二而志柔不定則方命長子帥師而復遣弟子得以爭功躁進若初三皆弟子也微幸嘗試必致敗績事雖正而輕用民於死亦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五之錫命九二而使帥師徒以其居中位尊望重而使之行耳非能剛斷而專任之故使弟子輿尸而至於敗

上六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謂五也開國命為諸侯承家命世為大夫上居事外不與師旅之事師

還論功六五命之定爵行賞賞雖以功為主而抑必視其人小人不可開國承家而命之則貽害方大故戒之然

小人微幸有功與君子等而以志行見誦則將有如趙汝愚之於韓侂胄者激之而成乎亂故勿用者宜早慎

擇於命將之日上六雖柔不能斷但戒之而無歸咎之辭責在九五不在上六也九五遣弟子分長子之任雖免

輿尸亦終為咎至於小人有功而抑之乃忠臣憂國不恤恩怨之道直道雖伸國亦未易靖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者但正其功次小人之必亂邦非憂國遠慮者不能任怨而

裁抑之故危言以戒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坤上 相合無間之謂比比卦羣陰類聚氣相協情相順而一陽居中履

天位為羣陰之所依附無有雜開之者故為比凡物情之險阻皆生於睽離比則吉之道也原本也筮擇也君子

之文以道合而無所睽故曰周而不比非能无咎者也乃此卦羣陰統於一陽其本所擇而順從者乃乾元之

德莫於正位而水固則以德以位皆所宜因而不失其親雖比而无咎矣九五既為羣陰之宗主則雖自二而外

非其正應為不甯之方而近悅遠來皆相託以歸附惟上六獨處於外志欲相亢而受後至之誅是以凶蓋擇主

者審之於初而不可懷疑貳於既審之後臣之事君弟子之從師皆此道也不甯方猶詩言不庭方後至稱夫者

不能信友獲上為獨夫而已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之所以為吉者以其比五而輔之也下順從者陽既居尊羣陰不敢亢也言下

順從則上六之不從而逆其凶可見矣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陽資始而後陰能成化德位永定而無可違九五剛中有可親比之道本所當筮擇

為主者故无咎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上下皆所宜應雖後至能終相道乎徒自窮而已所應得曰道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天下之至無間者無如水之依地地之承水也親已密君子不以此夫

己而從人惟開國之王者分土以授親賢恩禮周浹以一人而統萬方則道宜於此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有以相近而相親者二之於初三四之於上是有以相應而相

合者初之於四二之於五三之於上是也初六遠處於下不親於九五宜有咎也而六四密近於五初柔順之德

與四相合而相孚因柔嘉之大臣以託於大君非結權要而為當援也故无咎地既疏遠情不易格必有盈缶之

誠以信友而獲上上乃嘉予而與相比非其正應而得恩禮故曰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四非能與初以吉者孚於四而得比於上非初自能得之因他而致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正應九五而為坤順之主居中得位以內比於初三與同歸心於五蓋得人臣以人事

君之道忠貞之篤其吉宜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合衆陰以比於上雖以六三之挾異志而猶欲與相聯合非失身於匪類也

六三比之匪人 當羣陰比陽之世而上六獨為无首之後夫非人情非人理矣六三與之相應如莊助之於淮南

蕭至忠之於太平公主不待言凶自可知其必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既已傷世還以自傷歎其害之烈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近於五專心親上而外與初應合疏遠使不甯之方共媚一人其忠貞之至吉與二同言

外者四體外卦則以內卦為外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初六託迹遠而一說人賢而隱者也比之以從上如留侯之於四皓是已上謂九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先朝禽邑人不誠吉 三驅天子之田不合圍三面設驅逆之車缺其一面不務盡獲也九五

居尊得位以統羣陰光明洞達无有私暱比道之至顯者也乃人情之順道可卒化雖大舜之世不乏三苗將

有如上六之背公死黨而懷異志者聖王於此舍而不治如田獵三驅縱前禽而聽其失要何損於大順之治哉

一隅未靖臣民自諒其無能為而不警誠人有定情無驚擾來變憂故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三驅之法缺其前背我而去者則弗追嚮我而來者則取之九五聽上六之為後夫而不強為聯合以損恩威故失而無傷於吉上伊尹者五雖周徧撫下而與二相應因其柔順得中之德任之以內比故羣陰有所託而不上之逆為憂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必有首而後得所宗主以自立上六背九五而欲下比於羣陰為禽禽訛訛之小人以罔上行私其凶必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 小人背公營私以樹黨乍合而終必離不但初二與四之憎惡即相應如三既傷以後亦必懲禍而絕之顯比之王者雖舍之不洽終必自潰故舜舍三苗而三苗終窮凡不度德相時而好自異者類如此占又以示顯比者可靜俟其自亡也

三三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謂陰也以法象言之天色地外地在天中有形有涯無形無涯體之大小也以數言之陽奇一而函三三其三而九四操之而三十六陰偶缺三之一而為二二三其二而為六四操之而為二十四用之大小也以時化言之陽舒而萬物盈陰斂而羣動縮功效之大小也故陽大而陰小大畜大壯大過皆謂陽小畜小過皆謂陰畜止也養也止之所以養之也用之餘則體且憂其不足乾之健行樂於施而敏於行陰閉其中以節止之所以養其有餘也艮二陰 而謂之大畜異一陰而謂之小畜者艮體陽而巽體陰也凡卦一為主二為從巽一陰入於二陽之中陰為主而得位乾之健行方艱而一陰以柔道止其健五上二陽皆為陰用以成巽入之德故為小畜亨謂陰亨也柔得位而上有二陽之助而有力乾承其下而受其止故亨漢光武以柔道治天下卒能止天下之競而養以安用此道也然其為亨能止陽而不使過則抑未足以開物成務而化成天下故又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雨之降皆緣地氣上升天氣上覆而不得散乃復下而為雨此卦陰上陽於乾陽氣盛於下而不得降但上為二陽所遏為密雲而已乾位西北巽位東南自乾而巽自西而東晴雨之徵雲自西嚮東者不雨以乾陽驅陰也言自我者乾在內故內之而稱我正陽之為主也蓋醞釀輕微方在畜積非德

化大行之徵占者雖有亨道而未足以行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既自得位下以柔道畜陽而陽不爭上有二陽厚其力以能使入故能以小畜大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乾方健行而能以巽入止之九五剛中以施其富於四四之志乃能以行陰之所以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上行也陽上濟陰不得降故為雲隨風而東不雨之象能止而未足以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文德禮樂之事懿致飾而盡美也禮樂自上興無所施於物而以風動四方君子以風行天上之理自修明於上而無為之化不言之教移風易俗不待政教而成矣此卦大象與象殊其

故讀易者不可執象以論大象則不可執大象以論爻益明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自道何字義同 何本自何之何从人从可人所可任而載之也經傳或從艸作荷華之荷

傳寫相承之誤乾健受畜而施不得行非乾志也初與四應而受其畜皆將歸之乃初位在潛藏則不往而來復以真其居養陽道之微固其道也復既以道雖負咎而不恤惟守道以自安故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義正則咎有所不辭君子秉義不回以受天下之疑謗其究也吉必歸之 九二牽復吉 九二不與四應非受其畜者以初九受畜牽引而退使安處於中而不進蓋君從臣諫弟聽師裁而抑志以養德之象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受牽而復乃得中位雖志不克遂而獲所安止不失剛中之正 九三輿說輻夫反目 輿說輻中植木反目怒怒而不相視也九三重剛不中而為進爻志在躁進乃為六四

所畜不能馳驅以逞為輿說輻之象剛競不已怒四之畜己而不知四以柔道止之者本以養陽德於有餘乃躁進而顧與相違如符堅之拒張夫人宸濠之拒婁妃志終不逞而徒以自喪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自處不正安能正室而更與爭愈趨於亂明非妻之過而夫之過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非是 有孚者為九五之所信也陰陽異而言孚者二陽合而成巽陽從陰化故
謂之小畜則陰陽異而孚也六四專任畜陽之事而巽入之德歸九五與之相孚洽不疑其獨異於陽而任之乃
能以孤陰止乾之健行則陽實任己以畜雖與三相逢有戰爭之象而終不與競則血去矣惕出惕以出之也以
柔居柔惟恐與陽不相入上承九五剛中之德而兢惕慎慎以此畜道之尤善者也孟子曰畜君何尤无咎之
謂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謂九五不自專而與陽志合慎之至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學如相結不舍也以猶與也九五剛中陽德方富而與巽為體下與四孚以輔之而成
畜陽之美四亦藉之以富而不憂其孤上象所謂合志者是也陰為卦主故五降尊而稱鄰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惟其信任之篤故四能分有其富而成畜陽之美凡以柔止天下之躁動必上遇剛正
之主而後獲於上者乃可治下抑其用雖柔亦必有剛正之理在中而後婉入而不為躁人所輕忽三雖反目而
四終血去豈徒然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歲非再反請如詩 象言不雨者自全卦之象而言也上九言既
雨者自一爻之動而言也所動在此則視其發用之變而不害其同履六三言咥人異於象者亦此義也餘卦放
此既雨者重剛覆陰於下且降而為雨陰道行也既處者巽道已成陽不能不止也尚物所尊也而有專意載舟
車所積之實也重剛之積輔六四以施養於下有德可恃則不復兢惕以出而已志堅物望塞矣上九雖陽而體
巽其位又陰故為婦為月柔而積剛婦正而嚴厲者也月全受日之明則望陽其明陰其魄也二陽而僅露微陰
乃月幾望之象亦言陰盛也君子對婦而言謂丈夫也巽之畜乾也始於柔而終於剛至於上九陰投德以高居
則為之君子者雖欲有所往而受其制則必凶矣母后稱制雖無失德而非賢士大夫有為之日陳蕃司馬溫公
蘇子瞻皆不明於此義終罹於患易之為戒深矣以此推之許衡欲行道於積陰剛駭之日得免於凶固無丈夫

之氣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道行而見德陽受其制此以養之道止之所以凶也知止我者
之養我則不拒違窮而德以固知養我者之止我則不受其羈縻而志可行無反目之傷亦無征凶之慮陽以交
陰恃此道也疑阻也以叶韻求之或礙字之誤

履虎尾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本義謂躡而進之是也凡卦皆先舉卦名而後繫以象占之辭此獨不然言履而連虎尾為
文益專言履不足以盡卦之名義必言履虎尾而後卦象始顯也同人於野其背違此為卦六三以孤陰失位
躁進而上窺乎乾欲躡九四憑陵而進乾德剛健非所可躡故有此象不咥人者以全卦言之兌之德說既非敢
與乾競而初二二陽與乾合德乾位尊高其德剛正不為所惑則亦不待咥之以立威而自不能犯陰可以其說
應之志上通而有亨道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六三之柔履乾剛而思于之犯非其分本無亨道惟初二
兩陽本秉剛正與乾道合三不能獨試其險故姑以說應為求進之術則小人欲效於君子附貞士以嚮正君子
亦無深求之意而不責其躁妄刑戮不施且錄用之是以能亨若自其履剛之逆志而言之未有能亨者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非三所可憑陵 雖妄進相干不足以為其
疾病志量光明坦然任之 且技窮思反以應上而可藉之以亨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辨與辨通大象之義與象全別舊說據此以釋初二爻非是履本凶
危之卦於德無取而陰陽既有此數物理人情即有此道善學易者舍其本義而旁通取象以議德行若履若剝
若明夷之類是已風火皆地類惟澤最處卑下與天殊絕各履其位而不相亂君子之於民達志通欲不如是之
間隔惟正名定分禮法森立使民知澤之必不可至於天上剛嚴而下柔說無有異志斯久安長治之道也三代
之衰上日降而下日升諸侯大夫陪臣處士遞相陵夷匹夫起覬覦之思惟志不定而失其所履雖欲辨之而不

能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如中庸素其位之素如其所當然之謂初二非履虎尾者而與兌為體志柔思進則亦有履

道焉初處卑下而與乾合德雖志欲往而不躁不媚率其素道故可免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自行其往之願而已非與三為黨以干陽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謂所履之路九二剛而得中與乾合德進而從陽以行坦坦乎無所疑阻乃為六三

所蔽而不能自明蓋君子不幸當小人干上之世而處其下無能自達之象故曰幽人惟其正志以居修身守道

與天下之凶危相忘物自不能加害不求吉而守正者自無不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剛而能中於道無失可以坦坦於履而不為三所亂矣夫外物之蔽豈能亂幽人哉

人自亂耳以曹操之猜雄而徐庶可行其志貞勝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能自謂能也以一文之動言之柔失位而居進又又躁動以

上干乎陽乾道方盛非所能犯還以自傷故咥人而凶陰之情柔而性慘故為武人為謂圖謀而逞其妄作若

蘇峻相約苗傅劉正彥是已既言凶而又言武人為于大君者見三雖終自敗亡而志懷巨測無忌憚而鼓亂固

君子所宜早戒也不為小人謀故終戒君子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不足以明行者

自恃其能不可教誨也位不當明惟此一爻動則凶非全卦之德志剛者志欲干陽貌雖容說而心懷陵犯當早

辨之勿以其小可取而與之行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體乾剛而居後虎尾也與三相次三欲進干乎五則迫躡於己有安人不揣而見

凌之象愬愬慎也四雖虎而以剛居柔反仁反禮慎靜而不與較故終不相咥而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不與之較自行其志而孰能犯之

九五夫履貞厲 履柔履剛夫剛決柔也兌乘權則為履乾乘權則為夫乾陽居位得中以臨兌以夫道應履者也

厲之為訓有以危而言者厲无咎之類是也有以嚴威為言者婦貞厲之類是也此言貞厲謂其秉正而有威也

九五剛中正以履帝位健而能斷難說而不可犯六三雖欲履之而進憚其威而自詘所謂光明而不疚也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陽剛得中正之位秉正而以威嚴治志剛者之妄不待咥而自亨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視三之履也旋反也上九居高臨下與三相應三方欲履上而干之而平清順受

俯視而見其情不急加譴但反求諸己審所以消弭之道而化災為祥則三亦消沮旋退以說應而不敢生憑陵

之心善以長人吉莫大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本為首於剛而臨之有道則無事咥之而彼此俱亨兩受其福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大也安也施化盛大而相得以安也天上一定之位而此相易以成乎泰言其氣也卦

因乎數數自下積故上為往既成乎象象自上垂故下為來也居之安為吉行之通為亨二氣通清實不失故吉

繇是而施化於萬物則亨其義象傳備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往來之義有自其互相酬酢者言之則此往而彼來陰陽易位以相應為天氣下

施地氣上應君民志感之象亨之道也天以清剛之氣為生物之神而妙其變化下入地中以鼓動地之形質上

蒸而品物流形無不暢遂若否則神氣不流行於形質而質且槁君以其心下體愚賤之情而冀其日用飲食之

質且上體君心而與同憂樂若否則各據其是以相非貌雖應而情相離合天人情而言泰之所以施化盛

大而亨者見矣自其所處之時位言之往者逝於外而且消來者歸於內而且長為陰陽健順君子小人各得其

所之象吉之道也內陽外陰如春氣動於內雖有寒氣在上而生物之功必成若否外陽內陰則如秋日雖炎而

肅殺暗行於物內內健外順志秉剛正有為而和順於物若否則色厲內荏而戕物以從欲內君子而外小人君

子坐而論道而小人器使若否則疏遠君子而以小人為腹心內之則道行而賢者蒙進善日以長外之則讒賊

不行而枉者化直惡日以消否皆反此合天道人事而言泰之所以各安所得而吉者見矣乃合而言之惟陰陽邪正各得其所故上欲下交而無撓沮之者下欲上交而無抑遏之者安於吉而後可亨故象先言吉而後言亨也象傳於此二卦暢言天地萬物消長通塞之機在往來之際所以示古今治亂道術邪正之大經而戒人主之親賢遠佞君子之持己以中待物以和至為深切學易者當於此而審得失存亡之幾不可或忽乃先儒謂易但為益利害而非學者之先務何其與聖人之情相違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與義通左 裁成地者天也輔相天者地也天道下濟以用地之實而成之以道地氣上升以效用於天而輔其所宜后則兼言裁輔者於天亦有所裁而酌其陰陽之和於地亦有所輔而善其柔剛之用教養斯民佐其德而佑之以利參而贊之函三於一所以立人極也泰行天下之事且曰非我者其惟春秋乎下此者何易言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向征吉 茹茹蘆也彙根科也茅與茹蘆皆堅韌拔之不絕而根科相綴泰三陽聚於下蟠固不解而初九居地位之下彙之象也陽方興而尚潛未有應四之情乃二三兩陽方升拔之而與俱升不得終於退藏而必往交時宜往而又有汲引之者故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外謂四也時在必交豈徒有拔之者不容不往固宜變其潛藏之志以出應其正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荒猶荒服之荒遠處於外而不受治之象謂六五也陰宜居下而反居五據位自遠於君子九二以中道包容而應之非勇於自任者不能故為馮河六五雖有遐心弗遺棄也朋謂初三二陽三陽方相與為類以居內用事二不堅於立黨遠收六五之用乃不偏倚而尚於中道矣言尚者道大則合於君德二雖在下而實君也蓋內君子外小人者用舍之大經也而君子得朋相尚過於遠小人不能隨材器使則有怙黨交爭之害故雖外之而未嘗不授之以位達之以情坦然大公人皆自得乃為交泰之盛李膺杜密不亡其朋使邪黨得乘之以相傾習尚相沿延及唐宋近遠故積之際黨禍烈而國隨以亡大易之垂訓烈矣

哉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以剛居中志既光大則包荒復何所嫌不宜復結朋以自矜矣九三元平不波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謂陽道坦易也波謂陰道傾險也三陽居內而盛陰且必生三陰居外成乎既往而循環於嚮背之際且自下起故平之必波往之必復自然之理勢也九三陽得位本无有咎而重剛過中處盛以拒陰有咎道焉惟能慮險與復艱難守正則免於咎乎謂九二以剛與三道合而相信也然二非樹三為黨者三若懷念不舍固相結以指陰則內外離析而泰交不成惟忘私以懷遠而應乎上則與九二朋亡之義合矣陽主治陰主養故曰食無野人莫養君子不攜陰而善成之則宣力報效受其福矣

象曰无平不波天地際也元平不被從 此通釋全文之辭獨擊首句者畧文離乎地即天也其際至密無間而清濁殊絕不相淆雜九三與六四密邇而陰陽兩判正當其際昧者恃其清剛謂可永固則往者必復還以自傾三進上行四退下就交泰而後可以消險阻艱貞者惟此之為恤而非孚是恤則福歸之矣內陽外陰為時已泰而保泰之道惟在廓然大公懷遠招攜勿恃賢以絕物如天地之相融決而不損其清實故內卦三陽皆以外應為吉君子體小人之嗜欲而以道裕之乃上下合同而終不至於否若否則小人欲合於君子而非其誠故愈相應而愈相睽君子所宜峻拒時異而道不同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飛而欲去之象陽大陰小小者不富也六四一陰初興而當位未至於貧惟與五上為鄰故成乎不富四處退又與陽密邇翩翩非其本志其下應初九不待戒而自孚言孚者三陰皆下應无異志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皆者統三陰而言之陽實陰虛失實故不富中心願者雖住而非其志志在從陽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商天子以乙為號者非一此言帝乙未詳何帝歸妹與女歸異女歸者歸嫁於夫家正也歸妹者夫就婦而歸之如後世之贅婿變也昏禮大定於周商世蓋有男歸於女雖天子或然故經兩言帝乙

男在外女在內正也陽居二陰居五男屈從女而女為主於上有歸妹之象焉而帝乙所歸之婦柔順中正不驕其君子以宜家終膺福祉變而不失其正也六五陰陽易位以柔居中應九二得中之剛合於帝乙之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二五皆得中故可行其願而不憂失正君求士士不求君然道合則士就君而非屈亦此義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方 隍城下之溝無水者城傾則土復歸于隍上六陰處高危其勢必傾陰陽之位十有二變背幽明各居其半而循環以發見陰傾而入勢將復從下起三陽積下迫陰於外至於上六已太荒遠無可復安將激去而往者又且必復此小人被疾已甚勢且復興之象易不為小人謀故不為陰幸而但為陽戒言陰之將復不可與爭但當告戒邑人內備必至之患然激成之勢已不可挽雖告命得貞而亦吝矣占此文者時勢如此於文外見意九三艱貞乃吉正謂此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疾之已甚使居荒遠傾危之地雖自警戒固非制治之早圖

☰☷ 否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塞也否之匪人者天高地下分位本定而邪人據地之利尸人之功以絕於天小人內而後君子外非君子之亢而不可與親否之者乃匪人也君子秉剛居外本無不正抑何不利小人否之則其不利必矣不利君子貞非利於小人之不貞亦非君子可不正而利陰據要津君子無所往而得利貞且不利況可不貞乎然君子雖不利而固保其貞也此言利者與害相對之辭大往小來各歸其位所以否也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艱上 匪人乘權而君臣義絕賢姦倒置聖人之所無可如何者故二卦反覆申明而見治亂之相反存乎人者如此其甚也 否塞而不通君子有德以通天下之志無所用之惟世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難皆去聲 否塞而不通君子有德以通天下之志無所用之惟世之方亂難將及己則鄉鄰之關閉戶可也天下溺而不援德且不飲其豐而況祿乎德見則祿且及之矣百里奚

不諫虞公孟子不復發常用否之道以應否之勢不嫌絕物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連類相挾以據內亦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而彙則別矣初六以柔居下不

黨同伐異而思上應乎陽故貞而得吉其吉也以有亨通之理而吉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在上者為之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如字 包承與九五相應而承之也大人非必如乾之大人對小人而言剛正之君子也否不然之辭小人得位行志而能承順乎陽而應之吉矣乃大人已遠出外不以小人之順己而變其塞固不以為亨也否下三陰與上不交而皆以應言之蓋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之義而不欲陰之怙惡以自絕其旨深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陽與陽為羣孤亦為黑則君子攜手同行豈以小人之色承而與君子異趨乎泰陽居內則以朋亡勿恤為吉君子得志不宜絕人已甚否陽居外則以不亂羣而無取乎亨君子矢志必不枉道從彼而求同志以衛道惟其時而已

六三包羞 以柔居剛而為進文以邇陽而求合蓋小人挾勢以媚君子者驕君子如王驪之於孟子是已不言其凶易不為小人謀言其可羞示君子賤惡之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非柔所當處之位雖上承乎剛而君子但見其可羞惡求合之情不足恤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疇與傳通所相應而為伍者謂初也離麗也九四與陰相際而以剛居柔處退文而道下行以應初六君子而小人疑有咎矣乃上承九五則懷柔之命出自上而非己之私欲拔初六於彙中而消其否初六亦資其誘掖進而麗吉亨之祉矣蓋初雖與陰為彙而自安卑下其志能貞非若二三之驕倂則四固不以峻拒為道而五且任之以下濟當小人乘權之世初進之士不能自拔而迹與同昏拒之則終陷於惡引之則可使為善處承宣之位者不得嚴立清濁之辨而錮其嚮化之情所以收攬人才使陽得與而陰自孤此君子體國用人道之當然也范孟博惟不知此以掾吏而操郡守之權不請命而行其嚴厲不能曲諒人情以挽回匡救

激成黨類之禍兩敗俱傷而國隨之豈非相鑿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承上以接下初六在君之志得以上通四乃上下交綏而無所疑沮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安處也木叢生曰苞桑根入土深固叢生則愈固矣九五陽剛中正道

隆位定安處不撓而又得四上二陽以夾輔之故時雖否而安處自如大人靜鎮以消世運之險阻吉道也三陰

據內以相迫雖居尊位權勢不歸危疑交起有其亡其亡之象高而正已擇交不改其常度周公居東止流言之

禍而靖國家用此道也朱子為韓侂胄所錮禍將不測而靜處讓學終免於禍患大人雖否而亦何不吉之有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其德居其位孰能亡之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遠處事外與陰絕無干涉而九五立本已固需時已審則上九可行其攻擊之威三陰

否隔已肆行而無餘力六三之羞人知賤惡乘高而下傾之易矣否者消而人心悅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何可長言不可使長也小人之伎倆已畢盡無餘天下皆憎惡之乘時而傾之當

奮剛斷無使滋蔓也

周易內傳卷二上

三三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者同於人而人樂與之同也剛者柔之所依一陰固願同於眾陽柔者剛

之所安眾陽亦欲同於一陰凡卦之體以少者為主二者同人之主也柔而得意無離羣孤立之心而少者物之

所貴而求者也則五陽爭欲同之矣于野者說乎疏遠迨乎邱民皆欲同之之謂為眾所欲同其行必亨柔非濟

險之道而得剛健者樂與同心則二之柔既足以明照安危之數而陽剛贊之以涉大川必利矣利君子貞者柔

居中而得位故與物同而無容悅詭隨之失凡應事接物者不正而利其邪彌甚故易無有言利不貞者君子之

貞無所不利而此獨言利君子貞者以同非君子之道則其利似非君子之貞然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不

可得而異惟大同斯利矣君子之利合義而利物也非苟悅物情而所欲必得之謂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具此三德故人樂得而同之二正應在五不言應剛而言乾者人之志

欲不齊而皆欲同之則為眾皆悅之鄉原矣惟不同乎其情之所應而同乎純剛無私之龍德以理與物相順得

人心之同然而合乎天理斯為大同之德而非苟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本義曰同人曰三字衍文按于野之義未釋益有脫誤

利涉大川執行也 應乎乾而乾同之剛健以濟柔故無險不可涉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文明非暗私之好剛健非柔佞之交君子之同同於道

也同於道則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同之小人之所以同天下者苟以從人之欲而利於此者傷於彼合於前者

離於後自以為利而非利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在天中以至虛含大明明不外發而昭徹於中人之貴賤親疎賢愚物之

美惡順逆取舍無不以其類而辨其情理則於天下無不可受而無容異矣大明函於內而兼容並包以使各

得明發於外憲天敷治而賞善懲惡以統羣有存發之道異上下之用殊同人大有君子並行而不悖也

王船山經世論

周易內傳卷二上

船山遺書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居退藏之地而以剛處之動而不括以上承六二故一出門而即得其友不自安於卑陋以求合於賢而相麗為明雖交未及遠亦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卦自下生故嚮上為出誰咎詰咎之者之辭離羣索居則雖有高賢觀面而失之君子友天下之善士而鄙夫日嚮嚮於戶庭婦子之間謂可以避咎復以出門之交譏之其不謹愚矣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 以全卦言之眾陽相協以求同於二故曰于野以六二之動言之則二往同於人而麗於二陽之間交不能遠故為于宗同人云者過物而即相合之謂二近初三即同之雖有正應不能待也其志偏矣是以九五號咷而興師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君子之交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是以堯親九族而必明俊德施及於百姓黎民周道親親而賓三恪懷萬邦君子友天下之善士以為未足考三王俟後聖而求一揆若規規然就所親近者而與同雖得其善者亦一鄉之善士而已自困而何能行遠乎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六二一陰得位眾陽皆欲與之同不能偏與相應則爭必起三四五所以皆有用兵之象三密邇於二以相麗為明固欲私二以為己黨而忌五之為正應五位尊正不可明與之爭故伏戎于莽待五之來合而邀擊之升其高陵謂五也託處尊高灼見其情形而三之伏戎無所施至於三歲不興而必潰矣五之所以大師能克也實融之在河西既歸心漢室而隗囂中梗欲連合以拒漢光武洞照其姦明以詔融河西之人謂天子明見萬里卒歸漢而囂計遂窮蓋類於此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五以剛健居中不能顯與相敵故伏戎以微幸安行謂五既升陵下望知其伏而伏不得與則安驅而下與二合無所阻也凡爻辭有此爻而發彼爻之義者彼爻為卦主而此爻乃其所際之時所遇之事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伏戎于莽之姦其吉凶不足道神所不告惟明示九五之用大師使其無能為而進克不疑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居二五之間而與內卦相近退而就下故亦有爭同於二之情焉乘其墉者將喻三而取二也乃以剛居柔三方伏戎以待則見不可攻而退以承乎五故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二非己正應義所不得而有始於收求而終於安分既過能改之象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也 九五於二以剛之有餘濟柔之不足不特自得所應且以引二於眾陽之中而使合於中正三四既爭二且有子宗之吝義激所感不能不號咷焉而中正道合三姦既露四敵而還疑釋而相得以喜矣孤陰於羣爭之地非大用師不能克五惟剛中故能勝其任而定於一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皆中道宜相應理直氣激不容已於號咷矣相克者非懲伏莽之戒則不得遇故曹衛折而晉宋始合隗囂破而竇融始歸士苟欲親君子必峻拒小人皆此義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遠於二二已應五其與二同者浮慕其名泊然相遭於逆旅而已本無求同之志故失亦無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相得同人而已亦同自謂不爭而亦惡足為有無哉

三三大有繼上 大有元亨 大有者能容眾大大謂陽也六五以柔居尊統羣陽而為之主其所有者皆大則亦大哉其有矣元亨者始而亨也羣陽環聚非易屈為己有而虛中柔順以懷集之則疑沮皆消而無不通矣此象創業之始以柔道通天下之志而羣賢來歸遠於影響始事之亨也眾剛效美於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貞者無剛斷以居中未能盡合於義能有眾善而不能為眾善之所有則不足以利物柔可以順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變況應羣有未一所從則其正不固也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羣雄縵多士致萬方之歸己而既有之後宰制震疊移風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孫志虛衷多聞識以廣德而既有之餘閑邪存誠復禮執中之功猶有待焉蓋下學之初幾興王之始事也是以六五雖受天祐而致易而無備之戒焉其辭畧者繫辭所謂辭有險易卦體簡而易見約舉其占而使人自求之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居陽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應

周易內傳卷二上

大有元亨

大有者能容眾大大謂陽也六五以柔居尊統羣陽而為之主其所有者皆大則亦大哉其有矣元亨者始而亨也羣陽環聚非易屈為己有而虛中柔順以懷集之則疑沮皆消而無不通矣此象創業之始以柔道通天下之志而羣賢來歸遠於影響始事之亨也眾剛效美於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貞者無剛斷以居中未能盡合於義能有眾善而不能為眾善之所有則不足以利物柔可以順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變況應羣有未一所從則其正不固也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羣雄縵多士致萬方之歸己而既有之後宰制震疊移風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孫志虛衷多聞識以廣德而既有之餘閑邪存誠復禮執中之功猶有待焉蓋下學之初幾興王之始事也是以六五雖受天祐而致易而無備之戒焉其辭畧者繫辭所謂辭有險易卦體簡而易見約舉其占而使人自求之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居陽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應

大有元亨

大有者能容眾大大謂陽也六五以柔居尊統羣陽而為之主其所有者皆大則亦大哉其有矣元亨者始而亨也羣陽環聚非易屈為己有而虛中柔順以懷集之則疑沮皆消而無不通矣此象創業之始以柔道通天下之志而羣賢來歸遠於影響始事之亨也眾剛效美於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貞者無剛斷以居中未能盡合於義能有眾善而不能為眾善之所有則不足以利物柔可以順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變況應羣有未一所從則其正不固也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羣雄縵多士致萬方之歸己而既有之後宰制震疊移風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孫志虛衷多聞識以廣德而既有之餘閑邪存誠復禮執中之功猶有待焉蓋下學之初幾興王之始事也是以六五雖受天祐而致易而無備之戒焉其辭畧者繫辭所謂辭有險易卦體簡而易見約舉其占而使人自求之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居陽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應

大有元亨

大有者能容眾大大謂陽也六五以柔居尊統羣陽而為之主其所有者皆大則亦大哉其有矣元亨者始而亨也羣陽環聚非易屈為己有而虛中柔順以懷集之則疑沮皆消而無不通矣此象創業之始以柔道通天下之志而羣賢來歸遠於影響始事之亨也眾剛效美於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貞者無剛斷以居中未能盡合於義能有眾善而不能為眾善之所有則不足以利物柔可以順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變況應羣有未一所從則其正不固也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羣雄縵多士致萬方之歸己而既有之後宰制震疊移風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孫志虛衷多聞識以廣德而既有之餘閑邪存誠復禮執中之功猶有待焉蓋下學之初幾興王之始事也是以六五雖受天祐而致易而無備之戒焉其辭畧者繫辭所謂辭有險易卦體簡而易見約舉其占而使人自求之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居陽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應

大有元亨

大有者能容眾大大謂陽也六五以柔居尊統羣陽而為之主其所有者皆大則亦大哉其有矣元亨者始而亨也羣陽環聚非易屈為己有而虛中柔順以懷集之則疑沮皆消而無不通矣此象創業之始以柔道通天下之志而羣賢來歸遠於影響始事之亨也眾剛效美於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貞者無剛斷以居中未能盡合於義能有眾善而不能為眾善之所有則不足以利物柔可以順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變況應羣有未一所從則其正不固也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羣雄縵多士致萬方之歸己而既有之後宰制震疊移風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孫志虛衷多聞識以廣德而既有之餘閑邪存誠復禮執中之功猶有待焉蓋下學之初幾興王之始事也是以六五雖受天祐而致易而無備之戒焉其辭畧者繫辭所謂辭有險易卦體簡而易見約舉其占而使人自求之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居陽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離謂之文明者陰陽相錯之謂文陰質也陽文也離陰中而陽外其

文外著火日外景其象也以文明之德應天之剛健時可行則行皆亨矣陽皆為之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遏之揚之者乾道之健也因天之所予而揚之因天之所奪而

而行則明照於下故遏揚之順理象焉賞罰黜陟王者之事而言君子者若孔子作春秋行天命天討之事非必

有位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亦此道爾 初九无交害匪咎則无咎 害謂違眾背明相悖而害也匪咎詰辭猶言豈非咎乎六五大明在上虛中以統羣

有眾剛受命以定交初猶處遠置身深隱之地剛傲而不上交六五虛中近訪非有失賢之咎則非初九之咎而

誰咎乎必若伯夷叔齊之絕周悲歌餓困備嘗艱苦而不恤然後可以免咎若嚴光周黨傲岸自得非艱難之時

無艱難之心咎其免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大有之世而居疏遠自絕之地則害君臣之義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剛而居中為羣陽之所附託皆惟其載之而行才富望隆歸之者眾有與五分

權之象疑有咎矣然上應九五不居之以為己有而往以輸之於五則迹雖專而行順不得以逼上擅權輦眾歸

己而咎之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誠信之輸於五者積於中則持盈而物莫能傷後世惟諸葛武侯望重道隆而集思

廣益以事冲主能有此德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本義依春秋傳作高亨通獻高亨三字通用是也九三居內卦之上

為三陽之統率而三為進又率所有之大以進於上公領其方之小侯修貢僅以獻天子之象也乾健而陽當席

盛滿之勢以上奉柔弱之主自非恪守侯度之君子必且專司自植故言小人弗克以戒五之慎於任人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處此則尾大不掉天子諸侯交受其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許慎說鼓聲也鼓聲所以集眾而進之四陽連類四居其上而與內卦相接疑於眾歸歸已

乃其引羣陽而升者將與之進奉九五而使之富非號召眾剛使戴己也故雖不當位而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哲明也居疑貳之地必別嫌明微以昭君臣之定分而後可无咎九

四與離為體故無冒昧之過 六五厥孚交如 厥孚陽自相孚也故曰厥交如交於五也五虛中而明於任使其俯有羣陽也以循物

無違之道行其坦易無疑之心眾皆願為其所羣陽相孚以上交道極盛矣而又戒以威如則吉者五本有德

威存焉但眾剛難馭雖大公無猜而抑必謹上下之分以臨之益之以威初不損其柔和之量而無不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陰德也故易每於陰言信焉虛中柔順乃能篤信於

人而不貳其於物多疑者必其有成見以實其中而剛於自任者也六五孤陰處尊位撫有眾陽而不猜其信至

矣發志謂感發眾志而使歸己易和易近人無備不防其僭逼也創業之始感人心以和易而久安長治之道必

建威以消萌大有之所未逮故不足於利貞而又以威如乃吉戒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爻之辭又別一義例所以贊六五之德至而受福也天即指上而言上九在五上而

五能有之自天祐也其義繫傳備矣吉以居言无不利以行言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而能有在上之陽則不特人助之而天亦祐之矣

謙亨君子有終 謙古與慊通用不足之謂也此卦惟一陽浮寄於眾陰之中而不能如師比之得中復之振起與

剝畧同其不足甚矣特陽未趨於泯喪而止於內耳以其不足伏處於三陰之下安止而順受之不為中朽外侈

以自剝喪為能受益而進於善是以君子有取焉亨之為義彖傳備矣又言君子有終者必君子而後能終其謙

也道之在天下也豈有窮哉以一人之身貌孤處於天地萬物之中雖聖人而不能知不能行者多矣其在心

也嗜欲攻取雜進於耳目以惟微之道心與之相感勢不能必其貞勝皆孤陽介立之象也君子知此念道之無

窮而知能之有限故學而不知不足教而不知困歎然望道而未之見其於天下也則匹夫匹婦勝子是懼而不忍以驕亢傷之故雖至於聖且不自聖以求進德於無已而虛受萬物以廣其仁愛斯則謙而有終矣若無忘憚之小人如老聃之教以私智窺天地鬼神之機持人情之好惡欲張固翕以其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已愈退則物愈進待其進之已盈為物情之所不容然後起而撲之無能出其網羅者以為妙道之歸則始於謙者終於悻故其流為兵家之陰謀申韓之慘刻小人之謙其終如是與謙道相反其亨也不如其無亨矣五上二爻行師侵伐亦謙必有之變也故內卦言君子言貞而外卦但言吉利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九三之陽也他卦皆以三為進爻四為退爻惟謙一陽伏處於三陰之下豫一陽拔出於三陰之上因內外而分上下故謙曰下濟豫曰出地因象立義所謂不可為典要也光明良之德也良陽在外光明外見光者明之加於物者也地道之上行陽降而陰自升若陽讓之使上也陽知其不足而猶然下以濟陰之乏其志光明陰所共白非小人偽為卑遜以屈天下之陰謀故卑而上行無所不順此其所以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虧盈益謙者物壯盛則衰稿稱弱則增長也變盈流謙者山阜高則夷下隨流以充豁壑也天地人神情理之自然君子體之以修德小人測之以徼利然而其可亨一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尊而光良德也以一陽為羣陰之主處內卦之上止其淫泆其道尊也其退伏於三陰之下者自見不足而非以媚物志可大白於天下其光也卑而不可踰坤德也天尊地卑坤順之德固然而其道上行順理以升山雖高終在地中不可踰也君子以養己之德而順天下之情志正而量宏斯以謙始而以謙終非君子不能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者謂於地之中而有山也山者地之高者非地之外別有山也地薄偏乎高下山亦其所有爾人見山之餘於地而不知山外乃地之不足可增而不可損也

聚也施者惠民之事地道周行於天下以時有所施化多者裒聚之而益多寡者益之使不之固不厚高而薄下抑不損高以補下各稱其本然而無容私焉故高者自高卑者自卑而要之均平君子施惠於民務大德不市小恩不知治道者徇疲情之貧民而剝削富民以快其妒忌釀亂之道也故救荒者有蠲賑而無可平之粟償定賦者有寬貸而無可均之徭役雖有不齊亦物情之固然也不然則為王莽之限田徒亂而已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卦之所以為謙者以九三一陽處陰下不自足而能止為義然陰之數不富而其德柔故六爻俱有謙道焉此爻之一例也內卦體也謙以修己外卦用也謙以待人君子之謙以反己自克而求進於道非以悅人也故內卦兩言君子而外卦有戒辭焉謙者處不足之地而持之以歉也初六當潛藏之位初學立志之始知道之廣大而知行之不逮柔輯其心以遜志於道君子之修也用涉大川而吉者下學而上達日見不足則日益雖以涉浩渺無窮之域而馴至之無不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處位最下而以柔為道曰卑牧養也若牧人之養牛羊謹司其放佚而慎調其芻秣積小以成大也

六二鳴謙貞吉 鳴鳥相呼告也九三為謙之主二近而承之上六其應九四為謙之主初六其應皆相應求者也故曰鳴自見不足呼三而告之以求益也二與三同體三以陽道下濟不吝其勞二雖求益而當位得中受艮之止則鳴而不失其正非以貧約屈節而媚非其類者也故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亦志也天道下濟故得益而志遂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勞謙者有勳勞而自居不足也三以一陽止於其位羣陰方在貧寡己力任其勞而匡濟之乃退居三陰之下有勞不伐君子之所以終其德業也老氏處尊而不敢為天下先以避艱難而自居於泰君子小人義利公私之別於斯辨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民謂陰也勞而能謙謙而不避其勞下濟而光明羣陰皆順之所以有終而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內卦謙德已成至於四則出以接物矣順人情之好避鬼神之害柔遜讓无不利矣然必推

廣謙道為散而平施之勿侮綴寡勿畏彊禦如恃謙為善術而固守之則為奄然求媚之鄉原逮乎物求無厭而不容已於侵伐行師謙不終矣

象曰无不利為謙不違則也 斟酌其可謙而順施之則无不利矣而尤必為謙君子之謙非但以求利也求得其理而平施之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陰本不富然六五居中有容畜之道亦足以富而上六儉吝成不足之勢則其為謙為少皆鄰使之然也人情雖惡盈而好謙而頑民每乘虛以欺其不競則欲更與謙退而不得而侵伐之事起矣漢文賜吳王以几杖而吳卒反蓋類此以其自居卑約本無損於物則用以侵伐而師直為壯无不利矣然而非君子之道也君子為不可犯而乃以全天下之頑愚不善用謙以致稱兵制勝是鷙鳥之將擊而戩翼猛獸之將攫而卑伏雖利而亦險矣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而猶不服則征之必利吳王所以卒死於漢文之柔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雖與三為應呼告以不足而天道下濟終不益之弱而無援豈必四海之廣哉近而在國之邑且有欺而叛之者柔之極必激而為慘勢且不容已於征伐屈極必伸可以得利乃較之六五害愈迫而道愈衰矣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不能如六二之得志近者且不服則惟利於行師征之而已

豫利建侯行師 豫大也快也一陽奮興於積陰之上拔出幽滯之中其氣昌盛而快暢故為豫乃靜極而動順以待時而有功之象天下既順而建諸侯以出治民情既順而討有罪以興師乃王者命討之大權非可褻用者也孤陽居四而失位然而為豫者與小畜之陽止不舒謙之陽伏不顯正相為反凡此類以錯綜之卦互觀之義自見矣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陰陽之文致一而動為羣爻之異所待合者無論其位之應不應而皆曰應故同

大有之陰豫之陽皆言應志行者出於地上而震動無能撓之者也坤在下以立動之基震在上以致動之用靜函動之理其動也皆靜中之所豫前定而不窮內順乎心而外順乎物則已志大行而物皆順應此其所以可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一陽而失其位方靜之極而忽動以快其所為此非常之事建侯行師王者命討之大權所宜慎也而以快豫行之疑於不利故聖人推言所以利之故而嘆其時義之大非善體者不能用也審其時度其義知豫為天地聖人不測之神化則不敢輕於用豫而無鳴豫之凶吁豫之悔矣方靜而忽動非蹶然而興也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暑其變大矣帝王之用刑罰其威赫矣而不過不忒適如其恆萬民咸服各滿其志者何也天地順其度聖人順於理也其所以順者靜而不廢動之誠則動可忽生而不昧其幾也坤之為德純乎虛靜虛者私意不生靜者私欲不亂故虛而含實靜而善動之理存焉虛靜以聽陽之時起而建功故一旦奮興震驚羣昧人視為不測之恩威而不知其理已裕於虛靜之中隨所行而無不順也必若此而後時不足以限之位不足以拘之於心無逆於人無拂坦然快適而無所不可豈靜味其幾動乘於變遽思快志者所勝任哉惟二與四自知之而自行之非外此者所得與也聖人耳順從心無所不樂而天下見其非常此聖而不可知之神所以上合天道也以是居位行志立不測之恩威特其見諸行事之緒餘耳豫與復同道而豫動於上天道也復動於下人道也以天道治人事必審其幾故嘆其時義之大以人道合天德必察其微故嘆其見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之象為作樂者取雷出地而搖空有聲老氏所謂樂出虛也殷中也冬至合樂於圜丘時之中也配合也象祖考之德以合漢也言先王者惟德位時三者備而後作樂不敢褻用之以自逸豫而祇以六昭天祖之德豫之不可輕用也如此宋蔡京為豐亨豫大之說感徽宗以奢靡而亡德不崇而妄作為宋之大晟而已

初六鳴豫凶 初六與九四相應故見九四之奮興而往告以豫乃柔弱德既不勝於時方在潛藏不度時審義妄

欲取悅志淫而才不堪故凶孔甲抱書以干陳涉非道行之日妄欲快志其可得乎魯兩生之所以終於不出也

豫之時義非涼德所堪故爻多不吉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非豫之時而欲徵人之興以自快其志卑陋而窮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為坤主柔得位而中順德之至者也靜正以居而不妄動介于石也動而無靜之體

非善動也靜而無動之理非善靜也介于石中立而不倚於物則至正而萬變不出其樞機善惡之幾不待審而

自著可以不待終日而應之速故九四之奮興以快所為其本在此大正而無不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得中則柔而不靡寂然不動之中大正存焉故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又與 盱上視也九四之動而豫物情所震抑物情所喜也六三與四相近而承之然異體不

易相親徒瞻望而觀分其欣暢四方奮興不與為緣將自悔矣既悔其躁動以失已遂退沮遲滯而不相就又且

自絕於大有為之世無以見功時過幾失而復悔之無定情則無所往而不悔不能審幾故也以柔居剛躁而不

能自立故其象如此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獨釋盱豫不及遲悔者始而觀望終必遲也柔居進爻以承剛坤順之道失故無往而

不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絲象絲其道而豫也蓋何不也簪聚也動於積陰之中而非其位若不測之動而

實則絲乎天道人情之正動以大順行無不快也大有得者羣陰皆為陽所得也陽一震起陰皆效其材而百昌

無不榮王者奮興而百辟皆欣戴之以之行師而三軍皆踴躍以致命乃所疑者陽孤而無同志之朋耳然陰陽

之數各六具足於兩間陰盛而陽微陽隱而未見耳一陽震起出地而暢遂羣陰皆為所得則隱而未見之陽何

所沮而不與相應求王者順邱民之情崛起有為賢者自不期而至君子遜志於學一旦豁然識大識小皆可為

師太和日流行於天壤在人之自致勿憂德之孤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之志本欲振起羣陰而散其鬱滯靜極而動一絲乎道孰能禦之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常也四因大順之理奮興於靜中勢不可禦五以陰柔處其上抑之而不能而不與之相

得以欣暢幽憂致疾淹瀰歲月四雖無凌奪之心可以不死而生人之氣亦微矣哀周之君徒延名號矯廉之士

祇自困窮皆其象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九四之剛順道而有得豈可乘哉未亡者特未亡耳終亦以此而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遠於四時方奮起而陰暗居上不與俱興昧於豫者也四順以動莫之能遏志行而功

成其功既成上不得不變其情與之交暢處卦之終而其勢危其上更無閑抑之者非若五之有中位可安而重

陰覆之徒自苦以終身也能自渝焉則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於豫則違時已甚雖欲如五之不死而不得故必豫而後无咎

隨元亨利貞无咎 以下從上之謂隨此卦震陽生於下以從二陰兌陽漸長而猶從一陰躡其後而順之行故為

隨陽雖隨陰而初陽得資始之氣以司帝之出得乾元亨之德四五漸長陽盛而居中以大正而利物得乾利貞

之德如是則雖順陰以升若不能自主如長男之隨少女而陽剛不損其健行可以无咎使非具四德而係纏乎

陰以喪其剛健中正之實則周赧漢獻之為君唐高宗光之為夫也其咎大矣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以下為方生之爻故在下曰來此卦自否變上九之陽來而居柔以處柔下動

而說者有所行而欲乎物則剛者不能自主也此皆隨之本有咎者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天下隨時者天下已成乎陰上陽下之時而因時以與之周旋順乎時而不失其大正

此惟全體天德而為聖人不磷不緇之堅白而後無可無不可事定哀之主從三桓之後受命相從而為聖之時

然无咎也下此者與時遷流咎可免乎象備四德傳不言利者體仁合禮而恆於正則合義而利物凡象傳釋利

貞不更言利皆準此

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下一陽本自否變乃傾否之卦乾德屈而下撥亂反正惟聖人順天道以行大用然後可以

隨時故歎其時義之大非可輕用以枉道從人近世無忘憚之小人以譙周馮道隨時取容當之則廉恥喪而為世患深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動而入於深隱之地長從少男從女陽從陰君子無所用之惟因晝夜動靜之恆入而宴處以息動以動從說順人之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隨弛道也君子因其時而後弛不然則朽木糞土之燭而已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在上臨下之稱上爻居高而非君位故曰官此以卦變而言否上之陽變為陰而陽來居初否上九之所謂傾否也變而得正以交於陰故吉否則上下不交陽既居下出而隨當位得中之陰傾否之功大矣二在地上而為人所繇故節二與此皆曰門陰虛受陽之出故曰出門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二則陽下濟而陰保其中正陽得位故雖從陰而不自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卦以陽隨陰為義然倡者在前列則和者踵之隨者相逐則在後者又進而隨之故又之相次者皆為相隨二之陰隨陰四之陽隨陽皆隨也陰小陽大係戀而相屬也二隨三而失初九之交不言咎各而自見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以柔順中立本無決於棄陽從陰之志而既係於三則不得復與初相唱和人之立已處人兩端而已矣一入於邪則雖有善而必累於惡損益之友勢無兩交忠佞之黨道不並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而得利居貞 陽實而陰虛舍二從四往求而有得矣願陰之從陽道之正也以有得而往豈其所期望哉能弗以有得故居而守貞則合義而利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下也 舍下也 內卦之陰方隨己而已舍之以從四是以可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獲得其心也五陽得位而四隨之必獲其心乃當隨之時方競隨陰而四獨守貞以依主長宏之所以為晉殺孔融之所以為操害也雖貞而凶矣然其所守者固道也能明於唱和之義上下之分身雖死而志白於天下又何咎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其義凶者謂以義而凶舍生而取義也明功者惟辨於所從之正故欲効功於五

九五孚于嘉吉 五以陽剛居尊位其往隨於上非敢於利動於欲也陰陽翕合以成嘉禮也四方隨己與之相孚相率而隨上嘉會成矣故吉夫人即有剛健之德處尊而得輔亦奚必傲然自恃不屈以明高乎隨能嘉焉斯吉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當位而得中則隨人而非屈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周回繫繫而不釋曰維謂上六為五所聯係不使離也五位至尊更處其上者天神人陽而神陰故為王者高帝之象位至高而幽其與人相接在有無恍惚之間不可必得其歡言而陽屈志盡誠以邀其眷願王者正己無求無強人相合之道惟用此道以事天而已禮因名山告成於天兌位正西而上處高故曰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卦皆有所隨上處卦終更無所隨窮則將託於冥漠而不與人相接非盡精誠以保屬之其能與人相感悅乎陽之隨陰非道之正故惟以王者高帝當之與前五爻別為一義亦所謂不可為典要也

三 蠱 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後先息焉反 蠱之為字从蟲从皿當伏養之時民用佃漁未有粒食奉養於人者以皿盛蟲而進之毛羽鱗介昆皆蟲也故伏養以此取義而謂之蠱至後世粒食民得所養而食蟲或過毒而壞爛故為毒為壞非伏養之本旨也此卦剛上柔下下以柔承上為臣事君子養父之象皿盛鮮食而進之下之養上柔道也陽尊在上陰卑在下與隨其道名分正事使順陰竭力以事陽天下治矣故曰蠱治也言世方治而未亂也元亨者上下各得其分而下能致養於時始亨也時方極治上下蒙安恐將成乎偷窳故利涉大川在安思險利在有為涉險以建功不可恃已治已安而自廢也甲者事之始當治之先必有開治之功圖之遲久而後治蠱之所以成非易也既已治矣必有保治之事深思永計以善其終所以利涉大川而保其蠱也故甲言以

見慎終如始之道焉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巽者陰順以入而體上之志止者上下安其位而不相凌越養道也治象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以卦變言泰上之陰來居於初泰者上下交為治道之所自開而蠱則陰受陽爻而承陽以 致養治之成也天下治者承平之世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上下蒙安而善承上者豈徒以順上為得哉必宣力以效保治之業故不曰有功而曰有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行運行之常道也繇田至癸十日循環而運不息後非水終先者更有先 焉者天運然也於治道之已成必更為興起有為以垂後在終若始乃合天而保治豈徒恃四海之輯柔以奉己 而遂可晏然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在山下入於卑下而振動之山峙於上以止其飄揚而勿使踰越君子治 民之道興起頑懦而養其善以止其非天下之所以治也風以振之山以育之始而興起繼以養成教民之序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屬終吉 蠱之為象柔以承剛象自其已然而言則為君令臣共而朝廷治之象周公 繹思其理以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一也而臣雖柔順當其過亢且有匡正革命之道惟子之事父先意承志下氣 怡聲有隱無犯而不傷於柔故又辭取義於父子焉文王當紂之世順以奉上而冀紂之改過以圖治周公承文 王之後道無可加而惟繼志述事以順承世德故各即其體驗於己者示君臣父子之道聖人之言皆先行而後 從者也幹事也幹父之蠱以養為事也事父之道極其柔下不待父之慈而始教其愛二三重剛在上威嚴太過 父不能无咎而子能盡其孝養使父太剛之過不形則蒸父允若而亦藉以免咎矣是則父之嚴乃以成乎子之 孝終底乎大順而吉此一家之治象為天下治之本也言考者通存沒言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其屈承父志而柔以致養發於意之誠故雖嚴而愈謹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內卦以一陰承二陽於上有父母同養之象焉二陰位在中為母三陽位在上為父於此 二爻不言本文之德而言初六所以事之者蓋蠱本以陰承養乎陽為義而所承之陽其得失可勿論已易之以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內卦以一陰承二陽於上有父母同養之象焉二陰位在中為母三陽位在上為父於此 二爻不言本文之德而言初六所以事之者蓋蠱本以陰承養乎陽為義而所承之陽其得失可勿論已易之以

本爻所值之時位發他爻之旨若此類者眾矣在讀者善通之子之承事父母柔順卑下惟命是從蠱之正也但 二以剛居柔母德不能安靜以順三從之義一一順而下之則且有如漢之竇后專制內外而權移於外戚甚則 人益之禍傷心含淚而不可如何故幹母之蠱者有權存乎其間因其剛而調之期不失於敬愛而止必以柔承 之而無所裁則害延於家國故曰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承其居中之正而不順其過剛之為斯得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九三以剛居剛父之過於嚴而不終者起敬起孝雖違其惡怒而小有悔然終不 失順承之道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道盡則心可以無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有餘之謂子之事父柔遜卑屈極所以養之宜患有餘哉然孝子盡道以事其親無違 於禮則無違於親矣而或違道悖禮以非所得者苟從親志之私則將得罪於鄉黨州閭貽譏於天下後世於心 豈能無歉乎外卦以二陰奉一陽而四以陰居陰柔過而不知所裁故其象如此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而以貽不善於天下其不獲乎人心者多矣不言凶悔者其志順親天下必且有諒 之者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順得中盡道以事其親者用譽所謂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夫子之事親豈 以要譽哉然率其情以行而不問人情之然否則自謂無過而所抱疚於天人者多矣故至於譽而人子之心可 以差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心之所安理之所得謂之德德者人心之同得何譽之不至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文皆言子之事父而上九之義別者處高閭之地為時已過而安受得中之養所固然 者無得失故無吉凶不待占也故別取象於逸民無所承事而高亢自養之道焉與隨上言事天同一變例也四 為侯五為王非不屈志以相下而時當承平之代無功可建上下蒙安無能為後甲之圖則樂道以元志可矣

王船山經史論 周易內傳卷二上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又言事而象傳言志既高尚矣無事之可見志即其事也天下晏安上下各循其分所慮者人忘厝火積薪之憂而競於任進逸民不樂在朝廷而輕爵祿所以風示天下使知富貴利達之外有廉恥為重則冒昧偷安之情知所懲而以正人心止僭濫者其功大矣

臨元亨利貞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時已至而治之也為卦二陽生出於地位以興起人事將有事焉以治陰之過陽進而臨陰也元亨利貞備乾之四德者陽長而得中乾道方興雖未就其用其體矣八月舊說以為自復數之至遯為建未之月或謂自泰數之至觀為建酉之月其說皆本於京房卦氣蓋自戰國經學亂而術數與漢儒承之以一定之小數窺測天道為之限制而不審於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之變化執十二卦以象十二月外此者無所配合則房又為一卦六日之說以文飾之乃尚餘四卦則置之無用之地其為道也致遠而泥者也且如以否值建申之月否天地不交者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十月之氣也七月陽方函陰以成萬物豈其不交而否塞乎董仲舒謂冬至前一日無陽夏至前一日無陰陰陽絕天地且不能自立日月且不能運行人物且不能呼吸而何有此一日哉六陰六陽細縷於兩間而太和流行故乾曰不愆坤曰時行非有間斷也執易以配律麻執律麻以限象占此亦近世火珠林之類小術破道以亂惠理吉從逆凶之理非文周孔子之所有也臨中無遯象亦無觀象若謂理勢之必然則無卦不有錯綜之消長乾之初亦可戒以堅冰坤之初亦可許以潛龍何獨於剛初長之時豫憂觀遯於隔歲建丑之月謂明歲秋期之迫哉卦中無象逆億而為之慮人可不待筮而一於憂疑何用易乎且既疑於遯以謂文王之用周正又疑於觀以為夏正又王演易之時方服事殷殷未改八月乃建申之月豈至德如文王而亂一王之正朔邪象傳言消不久也使臨為建丑之月待遯與觀而消則久矣然則所謂八月者合夏商之正朔而言皆秋也說卦之位兌在正西而於時為秋臨卦二陽之上陰為兌六三兌之主也臨以剛長治陰為道至於六二變其所守陰柔外比以悅相靡故又言甘臨无攸利方幸陽之升而又以兌終所為凶也傳言消不久謂陽之消陰未久而又悅從乎陰也言有凶者抑不必其凶六三所謂既

憂之无咎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張上聲說說而順陰之德也說則相隨順則不逆故剛臨之而柔受治剛既得中雖未居尊位可以臨矣應謂六五下而聽其臨也剛浸長而得中天道上行故四德可施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除惡務盡則消而不復長六三猶在內卦之上二陽說其甘而與為體陰應乍消而勢盛猶足以相拒或乘間而復起或旁激而變生付堅雖敗慕容拓拔復據中國呂惠卿乍黜章惇蔡京復爭紹述必待其根株永拔而後成乎泰非一旦一夕之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川澤兩岸為平陸也兌為言說言以教坤厚載物容其不肖而保其賢也教而容保之則嘉善矜不能而教無窮容保於教思之後若教者進於善不若教者終不棄也則保之无疆矣兌抑悅也臨民者以嘉言立教而不務苟取悅於民善於用兌者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咸臨者以感之道臨之也臨以陽臨陰而消之而初九與六四相應不以威嚴相迫而以德感其心使受治焉各當位而得正吉莫尚矣凡言貞吉有必貞而後吉者有本正而自吉者因象而推其義自見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軒去臨者其志成者其行陽長陰消本君子大正之志而見之行事者不以威而以德善其成以行其志無不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之以感道臨六五猶之初九而六五虛中以應之居之安而行无不利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以剛居柔不當位不如初九之正而能吉无不利者以迫近四陰陰方凝聚憂於上不順受其臨非剛中相感使知不縮而遠退則不可臨治未消之陰故雖過於嚴而自足以感无不利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與二陽相比不知己之已即乎消而居非其位戀而不舍徒以陰柔成乎容

悅幸陽之我容豈能久乎故无攸利其能自知憂懼敏而就退以聽陽之臨可以免咎三為進又終於必往而以柔居剛與二陽為內卦之體故猶可施以教戒望其能憂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未免有咎而可望其改則不終於咎矣觀卦陽居上而欲消陰宜依之以相留故以近陽為利而遠者不吉臨陽方長陰宜速行而遠去故以遠陽為吉而近者不利亦扶陽抑陰之微權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猶來也陰待治於陽者也若自亢以拒陽則陽亦不施治焉是臣不聽治於君婦不聽治於夫小人不聽治於君子也六四以柔居柔陰過宜有咎者乃當位以與初相應則初自來臨所謂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以善也陰无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陰陽剛柔皆天地之撰本俱無過人體以為性無不可因以成能特在用之者耳禹稷顛子地易而道亦殊惟其位而已故爻於當位不當位分得失焉其有當位而或凶咎不當位而或吉利則又因卦之大小險易若此卦剛初長而陰消未久則柔居柔而當位為美以陽方臨陰陰不宜越位而相亢也凡象傳無他釋但以位分得失言者準此通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如 以柔居尊而下聽九二之臨知治我者之善我而不恃分位以拒之君道得矣人之相臨以相治其情正而其迹相違苟昏不知則必傲慢而不受惟虛中體順而曲喻其忠愛乃能受其臨而不以為侮君道得則吉莫尚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建中以立極而所謂中者得剛柔之宜也知受治於剛以輔己之柔則所行無不中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順之至而處卦上陰將逝矣時已過權已謝委順以受陽之臨已無所吝留柔道之教厚者也不與陽亢終履安吉而於義亦正非徒敏躬避難消沮退讓也 象曰敦臨之志志在內也 順之極故無相亢之異志

觀 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 觀音 觀大觀觀天 可觀之謂觀以儀象示人而為人所觀也闕門懸法之樓曰觀此卦有其象焉可瞻而不可玩飭於己而不瀆於人之謂也此卦四陰浸長二陽將消而九五不失其尊以臨乎下於斯時也抑之而不能避之而不可惟居高而不自媒正位以俯待之則厚陰瞻望尊嚴而不敢逼盥者將獻而先濯手獻之始也薦者已奠爵而後薦俎獻之餘也以陽接陰以明臨幽以人事鬼之道故取象於祭焉既獻而薦人之事鬼禮交而情狎過此以往醅酢交作則愈狎矣惟未獻之先主人自盡其誠敬而不與鬼相瀆則其手於神者威儀盛大而有不可干之象以此格幽自能感之而不在爵俎之紛拏也陽之僅存於位而以俯臨乎陰人君於民情紛起之際君子於小人羣起之日中國於夷狄蠢動之時皆惟自立矩範不期感化而自不敢異志若其不然競與相爭與相睽自失其可觀之德威未有不反為其所凌者也然豈徒位之足據哉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動必莊肅確然端己而有威可畏有儀有象有禮可敬有義可服焉若其大正而後可使方長之陰潛消其侵陵而樂觀其令儀裝度所謂韓宏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有以制其死命而自服亦此意也君子之處亂世陰邪方長未嘗不欲相忤害而靜正剛嚴彼且無從施其干犯而瞻仰之乃以愛身而愛道蓋亦若此德威在己而不在物存仁存禮而不憂橫逆之至率其素履非以避禍而邀福而遠恥遠辱之道存焉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謂陽也陽居五上以不媒於下則陰且順而巽之以觀其光所以能然者惟其履中而剛正不失其可為儀象者於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觀而化也 下觀下觀 下觀有其觀則人觀之也不薦則不瀆焉若則德威感於躬以此道臨天下陰邪自斂而順化故四陰皆仰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者天之神道也不言不動而自妙其化者也二陽在天位自天以下皆陰也天以剛健為道垂法象於上而神存乎其中四時之運行寒暑風雷霜雪皆陰氣所感之化自順行而不忒聖人法此以身設教愚賤頑冥之嗜欲風氣雜然繁興而禹若之誠但盥而不薦薦自令巧者

化自順行而不忒聖人法此以身設教愚賤頑冥之嗜欲風氣雜然繁興而禹若之誠但盥而不薦薦自令巧者

化自順行而不忒聖人法此以身設教愚賤頑冥之嗜欲風氣雜然繁興而禹若之誠但盥而不薦薦自令巧者

化自順行而不忒聖人法此以身設教愚賤頑冥之嗜欲風氣雜然繁興而禹若之誠但盥而不薦薦自令巧者

無所施其辯悍者無所施其爭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居上察下曰省坤為地方者地之方所陽君陰民觀民設教者觀五方之風氣而調治之使率彝倫之教也風行天上君以建中和之極而開風化之原風行地上君以因風俗之偏而設在寬之教體用交得而風教達於上下矣此言先王制法後王承之以行皆先王之所設非但先王為然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仰而視之曰觀觀之為卦與大壯相錯蓋陰長消陽之卦易於避否已為陽受之至於觀而謂四陰之仰觀者以天位未去幸厚陰之猶有所推戴而獎之以瞻仰乎陽聖人之情也以仰觀推戴為義故近陽者得遠陽者失許其相親而不惡其相迫童觀者所謂童子之見也初六柔弱安於卑疏大觀在上而不能近之以自擴其見聞小人怙其便安之習守其鄙瑣之識據為己有深喻而以為道在是焉方且自謂无咎以不信有君子遠大之規君子之道所以不明不行而成乎吝也夫小人終身於吝過之塗可吉可利而無所往而非吝故言无咎者其自謂然也易不為小人謀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夫小人之道豈有不可測之意計哉生於閨庭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欲而思遂利而思得見可喜而疾喜見可怒而暴怒拘於微明之察聞道而以為迂遠雖至於無所不至而不出其嚙嚙嚙嚙之習以曹操之姦而分香賣履垂死不忘童年之識留於中而不舍也故古之戒冠者曰棄爾幼志欲為君子莫如棄幼志之為切也而天下之能棄幼志以從遠大之觀者鮮矣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異者何也孟子所謂赤子之心知愛知敬之心也然必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不失者其體也充者其用也無用之體則痿痺不仁之體而已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知天命而必畏知大人聖言而必畏惟棄幼志以從大觀也四海之大千載之遙天道運於上聖人建其極苟其不務仰觀則且非之笑之以為安用彼為君父可以不恤穿窬可以不恥而小人無忌憚之道无塞於天下愚父兄且以教其子弟君子安能弗吝也可畏矣哉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二中而當位亦可謂之貞而為主於內卦已成乎陰之盛滿知有大觀在上且信且疑而從

門內竊視之弗敢決於應也女子之貞而已其所利者在是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大觀在上不能相近以挽欲消之陽而中立於羣陰之間以祈免咎弗能為有無是以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則吉凶得失之未審而存乎占者之自審也六三柔而與坤為體則退而就陰其時然也三為進爻而較近於五則進而就陽其志然也退不失時進以遂志兩者皆無過焉道在觀我所行而不在物自修其身內省不疚斯以退不狎於不順進不迫於違時其庶幾矣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道不失則進退皆可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三修身以俟時四則可決於進矣近陽之光陽所求也古者鄉大夫進士於天子賓於飲射以興之四承五而彌近故利在受賓與之禮以進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謂道所貴也君子之學修雖耕釣而有天下之志然必上賓於廷乃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以先王經世之大法廣其見聞之不逮故雖衰世之朝廷猶賢於平世之草野非闚觀者所能測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言行皆身所生起之事故曰生自四以下皆獎陰以觀陽而責其不逮以陰盛陽且往故必正名定分以扶陽而尊之至於九五當羣陰方興且迫之勢固不可恃位之尊而謂人之必己觀也能為人觀者必先自觀語默動靜有一不協於君子之道則時去勢孤位且不保不可徒咎在下者之侵陵而咎實自己故當此位者必觀我生果其為君子而後无咎以其剛健中正之道未亡責之備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云者畢其一生所有事之辭觀民言為大觀以示民也欲為大觀於上令瞻仰之者無不奉為儀則而不敢忽豈一言一行之足稱其望哉內省而不媿於屋漏外察而不愆於度數無所不致其反觀以遠咎過然後愚賤之志欲紛紜競起思乘隙而摘之者無所施其規伺則可危可亡而小人終莫之敢侮君子之為觀於民自觀之盡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者在外之辭謂物情嚮背之幾也上九無九之五位而陽將往矣欲不失其大觀也无

難內度之已抑必外度之物果其所以發適而見遠者無不中乎物理可以招攝懷遠而允為君子然後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無位而將往物且輕之而志不能平然不可挾不平之志必盡道以求物理之安

周易內傳卷二下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之義彖傳備矣為卦一陽入於三陰之中而失其位不與陰相合也三陰欲連類而為一陽所間不能合也頤之為道虛以受養而失位之陽以實礙之不能合也自否而變以交陰陽而合之而陽下陰上皆不當位其交不固不能合也積不合之勢初上二陽以其剛制之才強固之亂之陰陽於中而使之合是齧合也亨者物不合則志氣通雖曰齧合而亦合矣是噬嗑之亨也然猶得中而為離明之主具知齧合者之矯亂而不固則且施刑以懲其妄而不至如六國之君昏暗傲狠聽說士之誣以連異志之諸侯斯亦可遠於害故惟用獄而其邪妄可息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物者非所固有之物謂失位之九四頤中豈可有物哉又從而噬以嗑之增其妄也

噬嗑而亨 強噬之而合亦足為亨矣明者所不以為亨而惡之者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自否之變而言之否之陰陽聚而此卦分之分而下者不無躁動分而上者則為離

明之主雷起於不測而電章之則明足以燭動而止其妄矣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不當位謂六五也變否塞之道柔自初而上行以得中照其妄而治以刑合

於義矣故利兩造曰訟上察下惡而治之曰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雷電本義云當作雷雷中溪李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雷雷離明以明罰雷動以

敕法所以制疑叛之人心而合之也故為噬嗑禁令懸於上不辛者則謹持而決之此定法律於未犯之先故既

明則必斷與豐殊用豐者折獄於已犯之後法雖定而必詳察以下求其情故既斷而必明噬嗑先王之道豐司

寇之道法定於一王獄成於良有司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履校施械於足也滅掩也沒也械其足見械而不見足也初與上為頤體齧合陰陽之雜而不恤其安其罪也故用獄者施以刑焉然初九雖剛以動而處於卑下無堅於妄動之力否五之陽自上而下屈

己以合物未有利焉二又以柔乘己有可噬之道議刑者所不加以重刑械其足而已薄懲之則惡且止矣故可无咎戒用獄者知其惡之可改早為懲創斯得免民於咎之道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戒其妄行則不行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初上噬者也中四又受噬者也大嚙無骨曰膚滅鼻者捧大嚙而噬上掩其鼻而不見噬之

剛躁者也噬而合之剛以制物拔威以強物而有難易之分焉二以柔居柔而近初易噬若膚者初之上噬先噬

乎二故迫而有滅鼻之象然初方動而二遽掩之有取噬之道焉則噬之者亦可无咎此初之罪所以輕而可薄

罰以止之者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其乘剛故可恣意噬之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乾兔曰腊三以柔居剛體雖小而堅不易噬者也強欲噬之則不聽命而必相害彼

噬而此拒之三亦吝矣小謂陰也然噬噬之義以不受噬為正則相持而不從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以柔居剛而不受噬故噬之者遇毒若二之柔則噬之易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肺 肉帶骨曰肺骨橫亘於頤中所謂頤中有物也噬之最難者金矢金鏃之

矢傷人者也初上不審勢度德強欲折服之四必亢而與之爭操矢相加所必然矣不受噬者正也孤立於中上

下文噬非艱而無以保其貞四不恤其艱而貞不聽命故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以一陽介於羣陰之中而失位則似有求合於陰之情故初上乘而噬之其不欲合之

意未得昭著非艱以保貞無繇致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黃金金之貴者五為離主而得尊貴之位故為黃金離之六二為黃離其義也乾

肉雖較肺無骨然亦堅韌而不易噬六五居中為離明之主乃上九以與近而欲噬之見其位尊而柔觀得微寵

而分其利而五以大明中正之德灼見其情守貞不惑嚴厲以行法則上且家罪而不敢犯雖立威已過而非咎

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明以察之柔而能斷持法得其當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謂何上去聲者非是 何校滅耳械其項而掩其耳也六五貞厲刑於上九已何校矣猶滅耳

不聽而強欲噬之以求合噬之不仁合之不義不自惟於死亡不止也初與上皆噬者也而凡噬物者下領雖任

動而猶知堅脆以有所避就上領堅立於上物至則折而無所擇其為貪狼倍甚且二乘剛有可噬之道五虛中

明照非可噬者德而不知戒恃剛強制故罪烈於初而允為凶人用刑者所宜加以怙終之賊刑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耳官之司聽者何校而猶不聽命必欲蓄合故其惡甚

貴亨小利有攸往 天地之大文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故純純坤坤建以立易體而陰陽剛柔各成其能上

清下冥晝日夕月水融山結動行植止不待配合而大美自昭著於兩間聖人體天之不貳以為德之純極變者

之用而皆貞夫一而盛德之光暉自足以經緯乎萬物若其疑此之有餘憂彼之不足一剛而即間以一柔組五

色以成章調五味以致和美不足而務飾之飾有餘則誠愈不足矣詞賦小技耳司馬相如非知道者且以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為非賦心之所存況君子以建中和之極者乎貴之為卦一陽甫立即間以一陰至於五而又改

其常度一陰而間以一陽姜斐以成貞婦人為之巧畢盡陰陽之變至此極矣是不足與於天地之大文而徒為

貴飾也陽為性為德陰為情為養以陰文陽則合乎人情而可亨以陽文陰則雖順人情以往而緣飾之以不詭

於道則小利有攸往小謂陰也雖亨雖利非大始自然之美利而不足於貞象於四德有亨利而無元貞夫子筮

得而懼以此也夫

象曰貴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貴亨言貴之所以亨者陽之亨小利有攸往陰之利

非陽之利也自上接下曰來一陽之上一陰即至以相錯而文之陽道本質實而剛正陽甫動而陰即來虛柔以

適於人情剛不戾物而貴賤靈蠢皆樂觀而就之陽道亨矣分謂泰之變從三陽之中分而往上也柔在上而易

流或至泥於情欲而違於理剛舍中位離其類而上以止陰之過則聲色臭味皆有節而不拂於理陰之往乃以

利馬文剛以宣陽於有餘文柔以節陰之不足斯亦天理之節文而止於亨利者君子之道時行時止即質即文而斤斤然周密調停以求合於人情事理則抑未而非本也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云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愚按其為闕文無疑但未定其為剛柔交錯否耳此言天道人情故有貴之理勢也文明者離一陰內兩二陽外見有文而必著於外止者艮陰長而陽限其上有所限而不能踰也人之有情必宜有志欲見而風氣各殊止於其所習而不違此古今之異趣五方之別俗智愚之殊致各有其美犁然別白而自止其所安均為人文而相雜以成章者也貴之文飾非天地自然易簡之大美然天人亦固有之所以陰陽之變必有貴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言聖人用貴之道也剛柔雜糅交錯以致飾既為天道人情之所固有聖人觀而知其必然而所以用之者則不因天之變而易其純一之道不隨人之變而傷其道一風同之至治故天人雖貴而聖人之治教自純天合四時而一致而當寒暑相授之際則一雨一霽一溫一涼與夫日月五緯之交錯於黃道內外聖人觀而察之以審時之變節宣以行政令乃以當變而不失其常人之風氣習尚榮然殊致而各據其所安聖人觀風施化因其所長濟其短所不違其剛柔之則而反之於純自非聖人因貴而與之俱貴則隨化以流而與人爭美於小節貴之所以可懼也夫子既釋象義而引伸以言貴雖非大美之道而聖人善用之則治教資焉特非大賢以下所可庶幾耳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不及高遠而照近則纖悉皆見庶政事物之小者如周官翼庶亦及服不之類明察其理而制為法以授有司使詳盡而不敢欺无敢折獄者赦小過而得情勿喜以矜全民命也使飾法以文致之則人無以自容矣大象皆取法卦德之美獨於賁六二卦有戒辭焉智仁勇皆天德而非仁以為之本則智傷於察勇傷於傲自恃為德而以損天下故君子慎德尤於此致警焉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剛居下介然獨立二來飾己而已無所施飾於人則修其淺履淡泊明志雖錫以車不受而安於徒步禮大夫不徒行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非無飾己者以方在潛處義不得違貴以為榮

六二賁其須 賁有頤之象須統頤而生者也二以陰飾初三之陽三亦以陽飾二上下交受飾焉飾於物而徒為美觀其為文也抑未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上謂九三與動也二與初猶為交飾於三則受飾而已柔不能自明因陽而顯則亦隨物而動爾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下飾二而上飾四二四亦交飾乎三陰有潤物之能而未免於相染故有濡如之象必永貞而後吉所以可有永貞之吉者以陽剛得位即受其潤而不可受其染若六二雖當位而柔之文剛徇情賤道以取悅於人為美不如剛之文柔以道飾情為有節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柔而資飾於人則物必陵之剛雖與柔交飾自可不失其正陰其能陵之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老人髮白貌無文者也翰如疾走如飛也賁卦俱陰陽交錯而四承六五純而不雜雖下飾三而賁如上固無飾於五而皤如也言白馬者五無所施飾於四以素相接也翰如五疾走以合於四也於陰陽雜糅之世初得此相承之文故相就速也五受飾於上而不我飾故疑於為寇而同類相求保其貞素則固與相和合矣非陰陽交而言婚媾者相錯之世則以合德為相好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自四以下陰陽各得其位以相飾至於四而所望於五者陽之來飾乃五與上交飾而於四則兩陰相若無所於賁四之所以疑為寇也既相比合以留未散之樸又何尤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戔帛幅狹小貌邱園抱道隱居之地六五居中靜正有其德而上賁之欲其抒所藏以光濟於下而五柔退無外飾之情儉以待物故吝然時方競於交飾之文文有餘則誠不足固不如敦尚儉德者之安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善也 樂其道則物自宜之

上九白賁无咎 上分剛以文柔而不受物之賁蓋率其誠素以節柔之太過而無求榮之心者也雖不得位固无

答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居上則身處事外得行其志不借外物之相飾

剝不利有攸往

自外剝削殘毀以及於內曰剝此卦陰自下生以迫孤陽之去害自內生而謂之剝者主陽而客陰君子辭也不利有攸往者陽也陰柔之凶德於時方利即惡極必傾而易不為之謀惟戒陽之往而已有所行皆謂之往艮以止為德處陰盛已極之世止而不行猶免於害害即不免猶不自失若更有攸往不但凶危尤義之所不許也義之所不許者不足以利物矣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重言剝也者言陽之剝喪陰剝之也變者陽退而之幽陰進而之明變易其幽明之常初

三五皆剛爻而柔居之甚言陰之乘權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小人長利在小人則害在君子道宜止而不宜行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象極於凶矣而君子當其世以圖自處抑自有利而不剝之

道焉陰長之卦自姤而遯而否早為君子道消至於觀而益迫矣願不以為君子危而獎眾陰以仰觀在上之陽

又極於剝陽已失其尊位為君子謀者視陰之極盛勿以其不利為慮而取坤之順德順而受之止於上而不妄

動亦有盥而不薦有孚焉若之象焉故視五為貫魚之龍猶觀之賓王也上自以為與猶觀之觀民也世自亂而

己自治橫逆自加而仁禮自存益時未可與論得失順逆之常理而因其消而息之方虛而盈者不失修身以立

命則晝夜屈伸運行不息之道在己矣雖不利於攸往而非無可合之義特非達天者不能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此全取山地之象而不依卦名立義者也言上者非先王盛世之事抑非君子

尚志不枉之義一陽孤立僅有高位保固圖存則用此象為得也厚下取坤之載物養欲給求以固結人心安宅

取良之安止以自奠其位也民依於君君亦依於民則雖危而存矣

初六剝林以足蔑貞凶 林所安處者以猶及也所見不明不知有而藐忽之曰蔑陰以載陽使安居於上陰之正

也初六卑下柔暗沈溺於積陰之下而不能自振雖力不足以剝陽實陷於邪以傾陽者深矣迷於貴貴尊尊時之

義貌大人而不知畏敬自為凶人天下亦受其凶危矣

象曰剝林以足以滅下也 滅沈沒也暗為陽害於下以其沈沒於幽暗之中而不知奉陽之為正也

六二剝林以辨淺貞凶 辨林幹也較足而近矣其不知有正猶初也故凶亦如之

象曰剝林以辨未有與也 自恃其居中得位為羣陰之主而與陽若不相與然則剝之而無忌夜郎王豈知

漢之大哉

六三剝之无咎 謂於剝之世獨能无咎也與羣陰居不能拔出自奮以拯陽而定其傾而心不忘於貞順與上相

應如秋梁公之事女主關公之為曹操用者君子曲諒其志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各二陰三不與之相得志在上九

六四剝林以膚凶 四近陽而與良為體非不知有貞而茫昧以自沈溺者又值退位下而與羣陰相比以迫陽而

剝之此華歆崔允外交賊臣以喪國者其志慘其禍深矣凶謂上九受剝而凶也

象曰剝林以膚切近災也 為上九危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子進御之制王后當夕於月望初自御妻嬪夫人而漸進貫魚自上而下之序也

以猶率也六五柔居中位尊以上承乎陽陽一而陰眾有后率羣妻以分君寵之象五陰盛之極矣乃獨以切近

剝膚歸惡於四而五不言剝者不許陰之僭天位以逼孤陽因其得中而密近於上節取其善焉聖人不得已之

深情也无不剝者所以冀陰之順承而歆之以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能率羣陰以承事乎陽可无尤矣陰雖處極盛之勢固有救過之道後唐明宗焚香祝

天願中國早生聖人庶幾此義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厚陰極盛一陽僅存於上碩果也不食不為人所食言不用於世也當剝之

世功無可與立道無可與行上高蹈遠引安止而不降其志雖不食而俯臨濁世其可以駕御之道自在得輿矣

彼小人者雖朋邪以逞徒自利其虛而已虛所以陰己而使冥居者一陽覆上本陰之所藉陰者君子不屑與施治教則虛剝矣羣邪得志君子方起然卓立於其外不歆其富貴不屈其威武雖無撥亂反正之功而陰以留正氣於兩間則名義不亡於人心當時之小人不被其陰而終不能掩其扶持世教之道然則彼往不利而亦何不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虛終不可用也 無君子則世無與立陰雖盛不能不載君子小人剝虛亦何所用乎徒自失其依止而已鄭憶翁云天下皆秋雨中自夕陽

復亨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還歸其故曰復一陽初生於積陰之下而謂之復者陰陽之撰各六其位亦有二半隱半見見者為明而非忽有隱者為幽而非竟無天道人事無不皆然體之充實所謂誠也十二位之陰陽隱見各半其發用者皆其見而明者也時所偶值情所偶動事所偶起天運之循環事物之往來人心之應感當其際而發見故聖人設筮以察其事會情理之相赴而用其固有之理行其固然之素位所謂幾也幾者誠之幾也非無其誠而可有其幾也是則爻見於位者皆反其故居而非無端之忽至矣然始一陰下見不可謂之復者陽位乎幽陽以發陰以居道之大經也則六位本皆陽位陰有時踐其位而固非其位故陽曰復而陰不可曰復且初三五本陽位也積陰猶盛而陽起於初得其所居亦有復之義焉陽一出而歸其故居則不可復禦陰得主而樂受其化故亨自幽而出見曰出入乎積陰之下而上與陰相感曰入疾患也一陽初發為天心始見之幾致一無雜出无疾也一陽以感厚陰陰雖暗昧而必資陽以成化情所必順入无疾也朋謂五陰相連而為黨也來下相接也陰猶極盛疑有咎焉而陽震起於下以受陰而入與為主則朋陰之來非以相難而以相就固无咎也以人事言之在事功則王者不易民而治而聖作於創業之始多士多方雖繁有其徒皆撫之以消其疑貳在學術則君子不絕欲以處而仁發於隱微之動聲色臭味雖交與為感皆應之以得其所安不患朋之來而特在初幾之貞一爾反復其道者言有反有復者其道也誠之所固有幾之所必動

也七者少陽之數數極於六不可復減必上生至於七而陽復萌也天道之固然即人事之大順繇此以往愈引愈出而陽益生皆一陽震起之功也率此而推行之世無不可治而人無不可為堯舜也

象曰復亨剛反 復之亨以剛之反於位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動而行乎順之中則於己無患其孤而物雖賤不足以相礙故特患其不動耳無憂物之不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天之運行恆半隱半見日過一度周而復出於地於此可想陰陽具足屈伸於幽明而非有無也七日者數極則反之大概舊說謂自姤至復於易卦天數俱不合今不從之

利有攸往剛長也 上 不動則漸嚮於消動則必長往而進焉繼起之善相因必至故雖一陽乍生而可謂之長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推全體大用而言之則作聖合天之功於復而可見也人之所以生者非天地之心乎見之而後可以知生知生而後可以體天地之德體德而後可以達化知生者知性者也知性而後可以善用吾情知用吾情而後可以動物故聖功雖謹於下學而必以見天地之心為入德之門天地之心不易見於吾心之復幾見之爾天地無心而成化而實始資生於形氣方營之際若有所必然而不容已者擬之於人則心也乃其端執天地之體以為心見其官然而空塊然而靜謂之自然謂之虛靜謂之常寂光謂之大圓鏡則是執一塔然交喪頑而不靈之體以為天地之心而欲效法之夫天清地寧恆靜處其域而不動人所目視耳聽而謂其固然者也若其忽然而感忽然而合神非形而使有神其靈靈言應機鼓之盪之於先聲无臭之中人不得而見也乃因其耳目之官有所塞遂不信其妙用之所自生異端之愚莫甚於此而又從為之說曰此妄也不動者其真也則以感世誣民而為天地之所棄久矣故所貴於靜者以動之已亟則流於偏而忘其全故不如息動而使不流而動豈可終息也哉使終息之而槁木死灰之下心已喪盡心喪而形存莊周所謂雖謂之不死也奚益而不知自陷其中也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孰能識之卓哉其言之乎自人而言之耳目口體與聲色臭味皆立於天地之間物自為物已自為己各靜止其域而不相攝

乃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自為體而無能相動則死是已其未死而或流於利欲者非心也耳目口體之微明浮動於外習見習聞相引以如馳而反居其退藏之地則固頑靜而不興者也陽之動也一念之幾微發於俄頃於人情物理之沓至而知物之與我相貫通者不容不辨其理耳目口體之應乎心者不容不察於掩抑所謂剛隱之心是已側者受發於物感相蒙之下隱者微動而不可以名言舉似如痛癢之自知人莫能喻也此幾之動利害不能強好惡不能違生死不能亂為體微而為用至大擴而充之則忠孝友恭禮樂刑政皆利於攸往而莫之能禦則夫天地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亘古今而不息者皆此動之一幾相續不舍而非官然而清塊然而寧之為天地也審矣邵子之詩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其言逆矣萬物未生處一陽初動時乃天地之心也然非特此也萬物已生而一陽之初起猶相繼而微動也又曰元酒味方淡是得半之說也淡可以生五味非舍五味而求其淡也又曰大音聲正希則愈非希聲者聲之餘也是剝上之一陽也金聲而後玉振之帝出乎震聲非希也限於耳官之不聞而謂之希也其曰天心無轉移則顯與反復其道之旨相違矣天地之心無一息而不動無一息而非復不怙其已然不聽其自然故其於人也為不忍之心欲姑置之以自息於靜而不容已而豈大死涅槃歸根復命無轉無移之邪說所得與知哉是則耳目口體止其官人倫物理靜處其所而必以此心惻然憐然欲罷不能之初幾為體天地之心而不昧自其不流於物也則可謂之靜而固非淡味希聲以求避咎也是心也發於智之端則為好學發於仁之端則為力行發於勇之端則為知恥其實一也陽剛之初動者也晦之所以明亂之所以治人欲繁興而天理流行乎中皆此也一念之動以剛直擴充之而與天地合其德矣則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攸往皆利故曰作聖合天之功在下學而必於此見之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冬至也后謂諸侯省方行野而省民事也雷在地中動於內以自治而未震乎物民以治其家君以治其朝而無外事焉所以反身自治而立本也言至日者自至日為始盡乎一冬之辭若云但此一日則商旅暫留於逆旅愈羈縻而不算后之省方豈旦出暮歸而但此一日之不行乎民則至日以後寒極而息以養老慈幼而勤修家務后則息民於野而修明政事如和而頒行之皆

動於地中之象也自京房卦氣之說以冬至一日當復之初爻限十二卦為十二月之氣拘蔽天地之化於十二卦之中既無以安措餘卦則又強以六日一文致之說愈不通使其果然則冬至後之六日何以為迷復之凶邪又云七日來復自姤數之則十二日而卦變盡又自相戾背矣以冬至一日閉關為義請應時令觀值八月陰氣方盛又何日獨宜省方姤當夏至陰生又何宜施命哉天之有四時十二中氣自其化之一端而八卦之重為六十四卦又別為一道相錯而各成其理竝行而不相讓自不相背造化之神所以有恆而不可測也京房者何足以知此哉其說行而魏伯陽竊之以為養生之術又下而流為鑪火彼家之妖妄故不可以不辨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遠速而近也祇語助詞言不至於悔也初爻為筮之始畫一成象而陽即見故曰不遠推之於心德一念初動即此而察識擴充之則條理皆自此而順成不至於過而有悔此乾元剛健之初幾以具眾理應萬事而皆吉矣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身者最其不遠者也乃動而出以應物得失休咎聽之物而莫能自必雖刻意求善而悔亦多矣何也待物感而始生其心後念之明非本心之至善也方一起念之初毀譽吉凶皆無所施其逆德而但覺身之不修無以自安則言無過言行無過行卓然有以自立矣以誠之幾御官體嗜欲而使之順則所謂為仁繇己不下帶而道存也

六二休復吉 人依樹蔭以息曰休六二柔而得中下近於陽樂依其復所謂友其士之仁者與吉人居則吉矣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屈意而樂親之曰下不遠復以修身仁人也下與之依故吉凡陰居陽上類以乘剛為咎此獨言下而非乘者一陽下動以資始之德震動厚陰非陰之敢乘而五陰順序以聽其出入無相雜以相亢靜以待動其德不恃也易之不可以典要求也類然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與瀕通字从涉从頁隸又省水爾近而未即親之辭六三去初較遠不能如二之下仁而與震為體進而臨乎外卦其於復道不遠矣然必嚴厲自持不與上六相應而後无咎以柔居剛非一於柔者故可有厲之象焉

象曰頤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不得與陰相睚而上應迷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就五陰而言之四為中矣處上下四陰之中四陰環拱欲奉之為主幾於不能自拔乃柔而得位

又為退又舍同類而下應乎初樂聽其復不言吉者卓然信道非以謀利計功不期于吉者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之德仁而又其正應道所宜從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居尊位疑可以與陽相亢不聽其復乃為坤之主厚重自持則陽方長而已不拒靜以聽動

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省察也位雖居中而度德相時自省其不足而順靜以退聽熟審於貞邪以待治

何後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四處羣陰之中而退聽五履至尊之位而

大順皆不禁陽之來復上六遠陽已甚恃其荒遠欲為羣陰之長亢而不屈不度德不相時迷而凶矣初方奮起

震羣陰而施化朋來无咎固無所猜疑於上六而懲創之而上六既反天道人不致討天且降以水旱之災薄蝕

之眚乃亢極而無自戢之情怙其陰險復行師以與初爭勝敗師喪而命之不保必矣上六非天子之位故稱國

君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謂初九湯平之難也隗囂死而隴右不下陳友諒燼而武昌未平其

象也以學者之治身心言之仁之復也物欲之感皆順乎理而餘習存於幾微不易消除非義精仁熟仍留未去

故程子有見獵心喜之歎克之難如此特為初九重戒之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非君道而欲為之君羣陰且不從沉陽之震起者乎

无妄无妄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云者疑於妄而言其无妄也若非有妄則不言无妄矣時當陰積

於上陽秉天化以震起而昭蘇之則誠所固有之幾也乃此卦天道運於上固奠其位二陰處下非極其盛而初

陽震動非以其時理之所無時之或有妄矣然自人而言則見為妄自天而言則有常以序時有變以起不測之

化既為時之所有即為理之所不無理天理也在天者即為理縱橫出入隨感而不憂物之利則人所謂妄者皆

无妄也君子於天之本非有妄者順天而奉天時於妄者深信其无妄而以歸諸天理之固有因時消息以進退

而不敢希天以或詭於妄故天道全於上天化起於下元亨利貞四德不爽而其動也非常正之大經於人或見

為昔若日月之運行自有恆度誠然不相凌躐而人居其下則見為薄蝕必退而自省不敢干陰陽之變以成事

之愆所以不利有攸往言其匪正者未嘗非元亨利貞之道而特非人所奉若之正也故曰无妄災也非天有災

人之災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外卦皆陽陽與陽為類而一陽離其羣間二陰而在下以主陰而施化又自變

之變言之九三之陽入而來初於將遊之世返歸於內以主二陰其來也欲以為主非無情也有情則難不測之

變而固非妄矣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其動也承健而動五剛中而二應之不失其正則非無所禀承而動者雖

非時序而承天固有之四德惟其所施而可矣天道有恆而命無恆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存乎君子爾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其匪正者即此大亨以正之命而有時不循其常

人不與之相值則於人非所應受之命也夷齊不遇虞夏之世孔子不與三代之英天命自成一治一亂之恆

為威以不測為時此其為无妄者雖若有妄而固无妄也先王不以此道用之於威福恐其刑已濫而賞已淫雖自信无妄而必有妄矣惟因萬物之時天所發生之候行長養之令金木水火土穀惟修草木鳥獸咸若使之自遂其生則道雖盛而無過然所謂對時者因天因物以察其變非若呂不韋之月令限以一切之法也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之不利有攸往者業已成乎无妄之世更不可往也往吉者以其无妄而往也初九承天之命以其元亨利貞之德信諸心者動而大有為立非常之功如伊尹之放太甲孔子以匹夫作春秋行天子之事則先天而天弗違往斯吉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心安而人莫不服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田間歲而墾曰菑歲耕成熟曰畲不耕而穫不墾而熟有代之於先者也初九為震之主以其不妄之誠創非常之業二柔得位而居中雖與震為體而動不自己靜聽以收其成則往而利言則者戒占者之勿效人動而亦動也无妄之為非誠信於己者不可躬任其事自初而外皆以安靜為得不然則雖合義守貞而固匪其正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言菑畲者義同則舉一而可括也不耕而穫其所收者亦薄矣惟不貪功利故能以靜御動而往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以避之變而言也或繫之牛避之所謂鞏用黃牛之革也行人謂初九邑人則三固居其位者也二欲繫陽於三而陽來居初為初所得三以柔不當位而外卦之健行且責其不敏故災自外至者也非三之自取初使之然程子所謂无妄之禍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之有罪而蒙災也然失牛於其邑不責其人而誰責則亦非妄也災既非妄安受其咎可矣故不言凶

九四可貞无咎 四與初相應初以剛濟剛非能靜以處无妄者然動以誠動有唱必有和作之者必有成之者諒其誠而與同道亦不失其正而得无咎可者僅可之辭

象曰可貞无咎固而有之也 動而无妄固有其事則抑固有其理諒其非妄而與之相濟可爾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天位至尊而初擁震主之威以立非常之功五之疾也然五中正得位坦然任之而不疑其妨己而亟於施治初九之志本非逼上功成而坐受其福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疑之則姑試之不知其疾固无妄者可勿藥也成王之於周公始試藥之而四國亂終勿藥而王室安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 初以陽剛震起代天而行非常之事上九巽居最高之地處欲消之勢不能安靖以撫馭之而无志欲行則違時妄動自成乎言而无攸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時已過位已非其位權已歸下恃其故常而无志以行高貴鄉公之所以自斃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大畜以陽畜陽也艮者乾道之成以止為德以一陽止二陰於中而因以止乾其用雖柔而志剛剛用柔以節乾之行於內所以養其德而不輕見待時而行則莫之能禦矣乾畜美於內

精義以盡利敦信以保貞備斯二德皆艮止之功也不及元亨者止而未行長人之德未施雲雨之流形有待也不家食者受祿而道行也以剛健大有為之才止而聚於內以不苟於行家修之事也而止之者將以厚其養而大用之待其汲引以進與艮之一陽志道合而利見受祿不誣矣利涉大川者健於行而姑止止之者又其同志以之涉險蔑不濟矣小畜畜之者之志異故相持而不解大畜畜之者之道同故相待而終行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贊大畜之德其美如此其至也剛健乾之德也篤實輝光艮之德也艮所以為篤實者陰道斂而質靜而方止於內而不亢則務本敦信之道也乾之剛健力行不倦而艮以靜斂之又以光昭之志著見於外使乾信其誠而益務進修日畜而日新矣乾之六爻外三爻其功化也內三爻進德修業也畜其德業而不急於功化則學問益充寬仁益裕德自日新而感其貴於養者深矣君子之自修則韞玉以待沽明王之造士則譽髦以成德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尚進也剛出乎二陰之上居高以倡引陽而進之以進之道止之誘掖使進使精其
義故利健行者恐過於敏以止之道進之使敦厚其德非大正者不能故貞
不家食言養賢也 養其德而使日新則受以祿而位與德相稱而吉矣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有良上一陽與乾合志則時蹇以涉險自有同心之助乾秉天德易以知險有應則彌利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式史反 天者實始萬物之理氣也山雖地之形質而出

雲蒸雨生草木興實藏皆天氣淪浹其中以成化故天未嘗不在山中豈徒空虛上覆者之為天哉山之廣大其
畜天之氣以榮百昌者厚矣君子安安而能遷聚而能散不欲多畜也惟學問之事愈多而愈不厭皆足以養德
故取象焉前言往行亦人之美爾而人受天之靈以生言行之善皆天理之著見因其人而發也能知人之善皆
天之善則異端忘筌蹄離文字以求合於虛寂其邪妄明矣

初九有厲利已 三陽具而後成乾良體具而後畜之也涉險皆利在一爻言之則剛健欲行而不受止此又與象
之所以小異也乃以止道養人之德者施於剛躁之動自未能遽受故日新之德亦必抑志受止而後成非驟止
之而即受則於三陽有戒辭與象義亦不相悖初九陽剛始進而四以柔止之於早固有危厲不安之意而戒之
以利於己已亦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剛得其位可以自信無害乃出而有為則物之險阻固不可知見止而止然後無傷
九二與說輟說吐 車所載以健於行者故取象焉大畜之乾專言行者對艮止而言因時立義也輟車輟縛也說

輟解其軸之縛本不欲行與小畜之說輟欲行而車敗異九二居中無躁進之心過六五之止而遂止乃靜退修
德之象不言吉凶者力務畜德志不存於利害若占德者雖於事覺無害有利而意不欲行則止之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居得所安但求無過不以進取為念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本義云當作日 三以剛居剛而為進又有良馬之象上九與合德而
尚賢養其才於己裕而延之進可以騁矣而四五二陰居中為礙未可遽以得志故必知難而守正乃利曰戒令

之辭輿謂輿人衛從行者九三進初二兩陽且從之其輿衛也閑防制之使守其職也己既艱貞尤必申其戒令
使輿衛各有敬忌而不失其度乃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合志也 爻有以陰陽相應為合者有以同類相得為合者各因其卦此謂上九與乾合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施木於牛角以禁觸曰牯初九始出之剛而位乎下故為童牛及其童而牯之本義謂祭於

未發之謂牯是也元吉者吉在事先也四應初而止之故有是象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施德教於初九非豫期於獲福乃養士而收百年之用小學而得上達之理創業而致興

王之功皆喜也喜慶皆自外至之辭而喜乃中心之所悅慶猶一時之嘉會爾
六五積豕之牙吉 豕去勢曰積積則馴而牙不妄噬六五應九二而畜之九二剛不當位有妄躁噬物之防五積

之以制其暴則剛柔相得而安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不易制者也春秋傳曰封豕長蛇存食上國制其躁而使順應不期而至之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負也路四達曰衢何天之衢莊周所謂負雲氣背青天也艮之畜乾非抑過之也止其躁養

其德以使裕於行也至於上九尚賢而與陽合德乾德已固引而上升則三陽依負之以翱翔左宜右有惟所往
而無不通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謂陽剛健行之道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為卦以卦畫之象而立名上下二陽上齧下頤之象也四陰居中齒象也頤之為體
下頤動以齧上齧止而斷之震動於下艮止於上亦頤象也頤所以食而生人之養賴此為用故為養也貞吉正
乃吉也天生百物五味以養人非有不正者也人之有脣舌齒頰以受養亦豈有不正者哉滋其生充其體善其

氣凝其性皆養之功也頤卦之象中虛而未有物靜以待養初無縱欲敗度之失因乎其所以養亦何患乎無欲
食之正而小體為大體之所麗養小體者忘其大體養大體者初不廢小體頤之貞何弗吉也乃以其虛以待養

在可貞可淫之間故戒之曰所謂貞者存乎觀與求而已觀所可養而養之以養人於可求而求之為口實以自養則貞也貞斯吉也非是弗貞而何易言吉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 養其所當養則正則偏給天下之欲而非濫以天下養一人而非泰感受其福矣 觀頤觀其所養也 君子以養人為道者也然豈以徇人之欲哉既不吝於養人而養君子養小人養老養幼人有等物有宜人子不以非所得奉之親人臣不以非所得奉之君鼎肉不以勞賢者之拜秉粟不以為繼富之施遠宴樂之損友懲淫醜之惡俗食以時用以禮審察觀度而正不正見矣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非求口實者然養資於天下之物豈有不求而自至者哉求之有道則謀食即謀道矣自其小者而言之如鄉黨內則所記烹割調和之皆有則不以取一時之便而傷生即不使不醇不適之物暴其氣而使沈溺靡悍以亂其性則雖小而實大自其大者而言之九州之貢可供玉食而單食豆羹乞人不屑故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禹疏儀狄而為百世師桓公親易牙而國內亂所繫者大而必慎之於微審察觀度貞不貞吉不吉於斯辨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又推明頤之為道本無不正善觀之則因其時合其宜不必為元后父母亦即此以威得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之雷山上聞之其聲不正古云衡嶽峯頂聞下雷聲如嬰兒惠嘗驗之隆隆隱隱方動即止信然飲食言語皆緣於口言欲出而慎之食欲入而節之不宣志而導欲常使如山下之雷不迫不濫極機謹而心存嗜欲制而理得皆所以養德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以全卦立言謂初為爾我謂二上四陰也靈龜所從問得失者初九動之主得失之幾在焉本靈龜也乃躁動而望四陰以垂頤不自觀而侈於物宜其凶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觀人之朵頤賤其矣而云亦不足貴者易不為賤丈夫謀若嵇阮之流以沈醉相尚

自謂為貴而豈知其事止飲食亦不足貴哉王融云為爾寂寂令鄧禹笑人則尤朵頤之凶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陽求陰與凡物之養人者皆地產也故初為自求養二以上四陰為養人顛逆也野人養君子下養上順也自上養下逆也拂違也經上下相應之常理邱高也謂五也二與五為正應義當上養即使下養小人亦必承君命以行而不敢專今見初之貪求就近與之相感拂君臣令共之大義不奉命而市私恩行必凶矣陳氏厚施於民以奪齊其免於凶幸也汲黯矯詔發粟史氏侈為美談揆之孟子搏虎之喻則固人臣之所不得為亦凶道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掠美市恩上且為君所惡下且為同事所側目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拂人待養之情而不養也六三與震為體初之所望養者也乃位剛志進而與上九之尊嚴靜止者相應拂初而不與之頤當多欲之世而吝於與雖異於二之市恩徇物為得其貞亦凶道也小人之欲不可徇亦不可拂上既剛正不受其養又拂小人之情欲絕物以居無用於世故无攸利不能利物不合義矣易屢言十年要皆終竟之辭僅言十年者春秋傳謂短短長長以此聖人不終絕人而天道十年一變得失吉凶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筮不占十年以後其意深矣者之短愈於龜之長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以養人為道拂而不養悖於觀頤之道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正應乎初而施之養以上養下亦顛頤也當位而養其所應養故吉虎視謂初九眈眈垂耳貌虎怒噬則耳豎眈眈順而有求也初九剛躁本虎也以有逐逐之欲媚養己者四以養撫之疑於徇小人之欲然居其位而以君子畜小人之道使之馴服則固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謂四居上而臨初也光者君子有養民之道非以徇小人其志光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不與二應拂上養下之常經而比於上九以成止體以之處常得正而吉然不厭小人之欲則緩急无與效力以之涉險危矣哉武王伐殷散鉅橋之粟漢高推食解衣而韓信效死飲食之於人大矣勿以己之居貞而強人同己君子達人情而天下無險阻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順乎上則可以安其居矣

上九由頤屬吉利涉大川 人知下頤之動以蓄物而致養不知非上頤之止則動者無所施故頤之為功必繇乎

上上九以剛居高為良止之主靜正無欲止動於發其以自養者正則德威立而人不敢妄干之所施養於人者

罔非其正吉道也以及之涉險正已無私不貪利而妄動則無不利涉險者雖務得小人之情而必端嚴以自處諸

葛孔明所謂寧靜可以致遠也

象曰由頤屬吉大有慶也 不期人之順己而人自服

大過 巽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卦之六位初在地下潛藏未見有體而不能用上既居天位之上不近於人有用而體託

於虛皆物之所不樂居也中四爻出於陰上人效其能而登天位固為陽之所宜處而天之化人之事物之理無

陽不生無陰不成無理則欲濫無欲則理亦廢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事君子而大過整居於內既據二五

之中復據三四人位以盡其才損二陰於重泉之下青霄之上豈非陽之過乎大過小過之象皆以三四為脊中

疎而兩逆於下擬之以屋三四其棟初上下垂之字也陽之性亢棟棟而高上下柔弱故為棟橈恃其得位秉權

為可久居則終於橈利宜也宜往交於陰以相濟而後亨二五利而无咎往之利也乾之積陽甚於大過而非過

者十二位之在幽明各司其化莫陽於明莫陰於幽陰不自失其居故陽可無過大過業延陰以效用而又置之

疏遠故過也夫之所以非過者陽方盛長陰留不去非陰方出而尼之也姤之所以非過者陰起于陽陽有往勢

非據止天位而不思遷所以惟此一卦為大之過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初上皆下垂者而上有承之象焉又自下承上則謂之本自上垂下則皆謂

之末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說 二五中位正而與初上相比下交成巽以受其入上交成兌而相說以

行則可節其過而亨非然未有能亨者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獨言其時大者謂其時為成敗興衰所難必之時不易處也君子居得為之位小人失職而遠

出非甚感德鮮不激而成害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滅湮而欲沈之也澤欲滅木木性上浮終不可抑君子之行獨立

於流俗之表世不見知而不懼不悶抑之而愈亢晦之而彌章不嫌於過剛若處得為之時交可與之人則不可

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白茅茅之秀也柔潔而樸素古者祀上帝於郊埽地而祭以茅秀藉俎邊所以致慎而不敢

以華美加於至尊初六承積陽於上卑柔自謹有此象焉君子守身以事親如仁人之言帝求无咎而已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位在積剛之下故以柔為美則棟之橈非己不克承之咎過在大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陽木陽亢則枯稊根下旁出之白荻女妻室女也陽剛雖過而二得中

居柔以下接於初之裨陰故有此象生稊則再榮得女妻則可以育嗣當過之世而能受陰之巽入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自慮其太過因而下交初柔而樂承之剛柔調矣

九三棟橈凶 三四皆凸起而為棟者三以剛居剛躁於進而不恤下之弱下必折矣包拯用而識者憂其亂宋才

願下之不能勝任其能安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民者上之輔也過剛則人疑懼事不立而怨作誰與輔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以剛居柔雖隆而不亢二三四兩陽輔而持之可保其隆然外卦之體以上爻為藉上弱不

足以勝任亦不能為矣四退爻就內故以上為它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不橈乎下所各在上耳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已極亢居尊位下無相濟之陰惟上六與比而相悅一時之浮榮

也故為枯楊生華老婦士夫之象五為主以比於上不言士夫得老婦而言老婦得士夫者五無就陰之志上為

兌主悅而就之也五得位得中亦未有咎而時過暝於非偶則訕笑且至必无譽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下無輔而求榮於上終必危矣元極而屈於夫所之孤陰自辱而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謂陽已過而已涉之以出其上如水盛漲而徒涉必至於滅頂之凶然過者陽也非陰之咎也上欲以柔濟剛而剛不聽反損抑之於外進柔和之說於剛巖之主以此獲罪者多矣其心可諒也言滅頂者卦以三四為脊覆乎上爻之上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志在濟剛道之所許

坎卦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伏巖之始畫卦也三畫而八卦成及其參兩而重之陰陽交錯分為貞卦二卦之象以合於一而幸非其故然交加屢變固有仍如乾坤六子之象者震得震巽得巽坎得坎艮得坎兌得離貞

每皆為六子之象與他卦異蓋他卦為物化人事之變隨象而改而雷風水火山澤易地易時大小殊而初元異也重者仍如其故有以源流相因成象者坎也以前後相踵成象者震也巽也離也以上下相疊成象者艮也左右相竝成象者兌也相因相踵相疊相竝而其形體性情功效無異焉故即以其三畫之德擬之而仍其名以名之此成象以後見其不貳之物變而必遇其常也習仍也重卦八而獨加習於坎者舉一而槩其餘也坎內明而外暗體剛而用柔藏剛德於至陰之原而不可測故為坎河不平之象而效於化者為水自其微而言之則呵噓之蒸為溼者氣甫聚而未成乎涓滴皆含坎之性而依於陰以流盡於虛固不測也及其盛大則江海之險而難踰亦此而已若其流行之處則地之不足而為澤以受水猶其有餘而為山以積土故坎兌分配馬陰之凝也堅濁以靜而為地之形陽之舒也變動不居而為天之氣故曰陰靜而陽動陽非無靜其靜也動之性不失陰非無動其動也靜之體自存水亦成乎有形者矣而性固動靜則平易而動則險已成乎形而動者存是靜中之動幾隱而不易知者也坎之德亦危矣哉而陰陽必有之幾天地所不能無雖聖人體易簡以為德亦自有淵深不測靜以含動之神則亦非但機變之士伏剛於柔中以為陷阱者然也坎而又坎其機深矣而聖人於易擇取元

化之善者以為德而不致其所不足故特於剛中之象著其有孚謂其剛直內充非貌柔以行狙詐而易以溺人

者之足貴也若老氏曰上善若水則取其以至柔馳騁乎至剛無孚之坎為小人之險豈君子之所尚哉維心亨

者外之柔不足以亨而中之剛乃亨也以剛中恃信之心行乎險而變動不居者皆依有形之靜體而不妄則行

可有功而足尚君子所貴乎坎者此也孟子所謂有本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龍直 重險則嫌於不誠故以下文釋之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釋有孚之義水之性險故專以水言自其著者而言之所以見坎固天地自然

之化非人為機詐之險也水有流有止坎者其所止也而洊至於重坎則流也流則易淫汰而踰其所居變詐之

所以叵測也而水不然雖流而必依其所附在器止於器在壑止於壑不踰其涯量以憑虛而旁溢是陽之依陰

以為質也行險者性雖下而迂折紮回於危石巨壑以必達乃至高山之伏泉渴鳥之吸漏不避難而姑止而往

者過來者續盡其有以循物不違此水之有孚者也善體此者以為德則果於行而天下諒其誠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心者函之於中以立本者也言乃者明非外見之柔可以涉險而得亨

行有尚往有功也 不終陷於二陰之中行而必達潤物而必濟故天下尚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又推言險亦自然不可廢之理而必

因乎險之時善其險之用非憑險以與物相難也天以不可升為險而全其高非以絕人自私地以山川邱陵為

險而成其厚非以阻人於危王公以城郭溝池為險而固其守非以負險而肆虐用險者非其人不可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此專取重險為水洊至之象而取義也凡相仍而至者必有斷續而水

之相沓以至盈科而進不舍晝夜君子之學誨以之則不厭不倦常德行者月勿忘其所能習教事者溫故而知

新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據全卦已成之象以言一爻之得失此類是也當習坎已成之世而以陰柔入於潛伏之地將以避險而不知其自陷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險已頻仍道在剛以濟之而卑柔自匿不能忘機慈畏已甚必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以剛居柔雖中而未能固有其剛誠信未篤所行不決如水之在源有遠達之志而仍多

迂阻足以自保而憂危亦甚矣坎之內卦皆失位故二雖中而未亨離之外卦皆失位故五雖中而多憂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離乎中故可以小得而前有險而未能出無以及物故所得者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坎坎坎而又坎也險且枕下之險承之入於坎窞上且進而八於

險也當二險相仍之際柔不能自決波流來往於險中徒勞而無能為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陷陽者陰也陰之乘陽三與上當之乃三以柔居剛而為進支志不在於陷二故異於

上六之陷人而因以自陷然徒懷濟險之志而不能自拔則固无功之可見矣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約納約自牖終无咎 貳字本義從冕氏連用缶為句今按連上讀為簋飯自通樽以盛酒

無禮也簋以盛黍稷食禮也貳間也陳樽酒而又設簋食合而相問非禮而急於樂賓情之迫也缶陶器有虞氏

所尚器古而質樸謂樽與簋皆瓦也缶製下平而博盛物能不傾者納物必於戶迫於納而嫌其約乃自牖焉古

之牖無槁故可納柔乘剛則陷陽而險承剛則戴陽而使安六四柔居柔而當位上承九五故其象如此以水言

之則溪澗仰出合流於大川之象相孚而合則且出險而夷夫惟其情之已篤則雖險不中禮而江海不擇細流

是以終得无咎坎之內卦言險而外卦不言者水險於源而流則平故四五為美異於離火之下灼而上且滅也

方技家以言心腎之交本此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際相交也柔居柔以接當位得中之剛故情迫而輸誠恐後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剛中得位而處滄海之下游所謂江海為百谷王者流盛而不盈溢此當之矣既

有盛大流行之德則危石巨壑皆所覆冒而險失其險至於平矣雖疑於為陰所乘而不得外見然持之有道進

而有功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大者自肆之意剛中以動而在二陰之中含明內一故無盈滿自大之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憑高以陷陽障洪流而終決世既平而已猶險刑必及之徽纆係罪人之

墨繩叢棘獄也三歲古者拘係罪人以三歲為期不得不見釋也

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較初之失道為甚故其凶為尤長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本柔暗而附麗乎陽以得居乎中則質之內斂者固而發於外者足以及物故其化為火

火之氣日在兩間不形而託於虛麗於木而炎以成熟光以照耀乃成乎用外景者陽之發也陰固在內者也得

所利以成其用則利居得其所而正則貞能知所附麗而得中美不必自己而大美歸焉則亨皆言陰也畜聚而

養之也牝牛順之至者謂陰也畜陽畜之也陽任於外以為陰所麗以保陰而使不溢則成陰之美而陰信任之

故吉言陽也陰靜正居中任陽以發舒其美陽盡其才以施光暉於上下而保陰以成不動之化兩善之道也

人君虛順以任賢而化隆俗美天下文明此成王附麗周公以興禮樂而周公養沖人之德以成大勳之道也其

在學者虛中遜志常若不足而博學多通強行不倦則文著而道明亦此理焉反是者剛愎中據而溺於私利坎

之所以陷與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麗字從麗本此廣言麗之義以贊

卦德也麗者依質而生文之謂日月附天氣以運百穀草木依地德以榮未有無所麗而能真其位發其美者也

離之德重明而惟柔中以麗乎剛之正故明不息人君以此道不據尊以孤立而行依乎道治依乎賢則禮樂文

章效大美於天下而化成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而麗乎剛之正則莫位乎中而自通天下之志故君道以之而亨上既虛

己以任賢則賢者亦盡其發揮而道行志得無疑沮之憂惟盡其才以養君於善順而吉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謂日也不取象於火而取象於日者火相迫則在上者威若其已息而

更然有異火矣日則今日已入地明且復出不改其故言兩作者以卦體言爾實則相續無窮也大人德位俱尊

之稱非其德無其位施明不已則文有餘而實不足惟大人德盛而道在照四方事日變道日新明不繼則自以為無不知明無不處當而固有不明不當者矣求人之情通物之理豈有窮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履始踐其境也錯然經緯相間文采雜陳之貌離體已成而初九動於其下忽觀此物理錯陳之大觀以剛而有為之才為二所任則為物所眩而急於自見咎道也乃位在潛退有敬慎而不敢嘗試之心焉所以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剛明可試而急於自見則咎敬慎以辟除之乃可以無浮明不終之害屢敬脫輓輅馬周被召於逆旅為時所倚重驟著其聰明以求飾治道而一用不能再用終以不顯太祖善解縉庖西之書而不用使老其才教以敬也惜乎縉之不自知敬也

六二黃離元吉 黃之為色近白而不皎近赤而不炫與青黑居而不相拚能酌文質之中以麗物求而發其文者也元吉吉於始也水之相承源險而流平火之相繼始盛而終燼故坎道感於五離道感於二人之有明待後合之覺者特亡之餘僅存之夜氣終不可恃也若昭質之未虧者一念初發中道燦然於中自能虛以受天下之善而不蔽於固陋迨其已知更求察焉則感於情偽而利害生私意起其所明者非其明矣故愚嘗有言庸人後念賢於前念君子初幾明於後幾天理在人心之中一麗乎正而天下之大美全體存焉夫子所以譏季孫之三思也其在治天下之理則開創之始天子居中而麗乎剛明之賢以盡其才則政教修明而中和極建若中葉以後更求明焉雖虛已任賢論治極詳且有如宋神宗之祇以召亂者此六二之吉所為吉以元也占者得此當以始念之虛明為正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五皆中而二得其道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以剛居剛而為進又前明垂盡不能安命自逸而懷忿悋以與繼起爭勝不克則嗟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生死者屈伸也樂以忘憂惟知此也衛武公耄而好學非自勞也有一日之生則盡一日之道善吾生者善吾死也樂在其中矣大耋之嗟豈以憂道哉言貴利達名譽君子

之不忍忘而已馬援跋足於武溪卒以召光武之疑怒而致凶沉其下焉者乎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知不可久則鼓缶而歌可矣少而不勤老而不逸謂之下愚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甫謝餘照猶存而失位之剛遽起而乘之昇莽是也占此者小人雖盛可勿以為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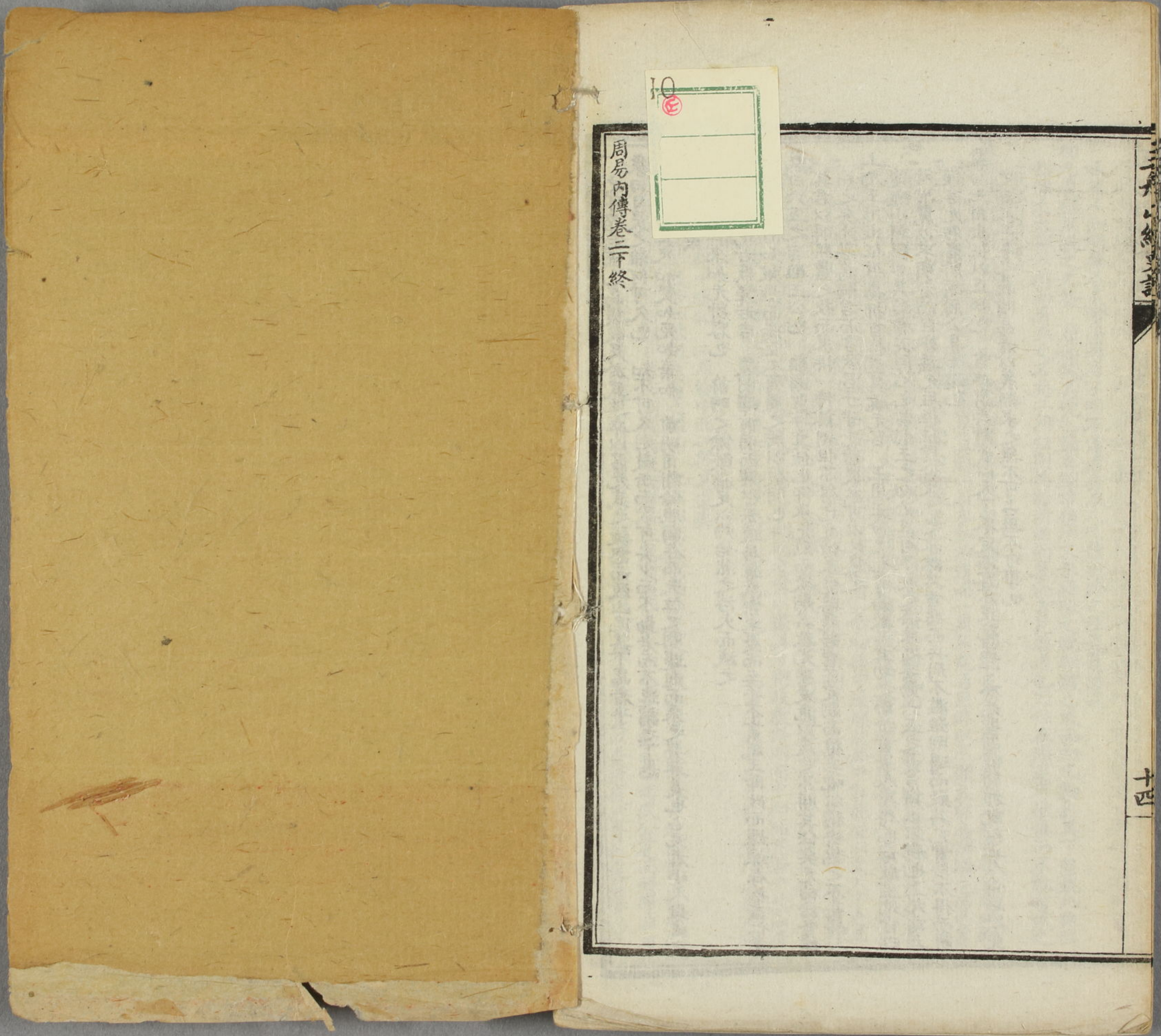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前明之餘燄猶足以灼始然之浮火而滅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後明繼前明而興以柔道居尊高宗宅憂而三年不言成王即政而嬖嬖在疚盡仁孝以慕先烈知艱難而戒臣工商周之所以復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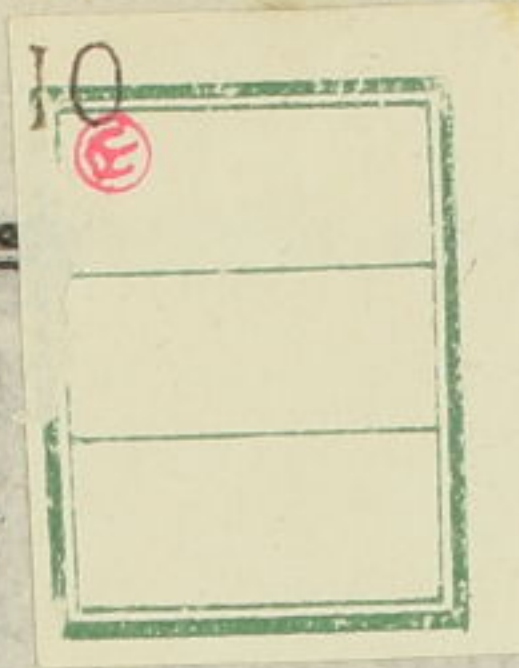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謂麗乎其位也仰承先烈而欲嗣其耿光非憂危以處之不勝其任矣元祐諸賢輔其君以解熙豐之政而求快一時無惻怛不得已之情未能無過若曹丕定嗣而抱辛毗以稱快魏之不長婦人知之矣此專為嗣君而言然君子守先待後亦可以此通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王用王命之也有嘉歎美其功之辭折首罪人斯得也得誠生死皆曰獲醜小類獲非其醜曾從罔治也當嗣王之初必且有軌之姦乘之妄動六五之憂危所以不釋也上九為五所附麗以求明者而在外益允后祖征周公東征之象誅其首惡而兵刑不濫雖剛過而疑其亢實所不得而辭僅言无咎者所謂周公且有過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言非窮兵黷武以天下未定不容不正也孟子承先聖而懼闢邪說以正人心歸斯受之亦此二爻之義請易者以義類求之無不可占無不可學也



周易內傳卷二下終



周易內傳卷二下終

十四

